

# 翔風

月刊 第九期

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讀書最樂之事，而懶人常以爲苦；清閒最樂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樂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閒，莫若與高士盤桓，文人講論。何也，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既受一夕之樂，又省十年之苦，  
更宜不以多乎。——李笠翁：閒情偶寄

### 新婦女第二期目錄

新婦女的人生觀	王寶孫
漫談女子教育	任肇勳
獻給熱心婦女運動者	白仰智
新婦女應有的認識	李景和
中國婦女與文學	一粟
苦果	黃勤
離情	仲云
阿庸傳	心揮
誰慣壞了我們的孩子	祝唐
維生素的供給與兒童發育的關係	王柏
兒童時裝介紹	王荃
談婦女的時裝熱	南珍
日本女性的性格	張紹昌譯

### 「處世奇術」原作者之成名巨著 演講術 已出版

李木宋昆合譯

本書作者是現代世界唯一最負盛名之演講導師本書乃歐美歷來所有論演講書籍中最佳之名著本書中文譯本向未聞有人譯出貢獻社會商學各界人士讀此書之後敢保在任何場所均能滔滔不斷侃侃而談凡欲將來成爲流利之大演說家者尤必需讀此書

全書厚三百六十頁每冊售價一元  
—— 京津各書店均有代售 ——

「中國往何處去」？欲解答此問題請看——

當今唯一權威的綜合大型月刊

## 中國公論

立場公正 理論正確  
內容豐富 編排新穎

第五期(八月號)八月一日出版。全書廿餘萬看。定價三角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本社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 中國往何處去？ ——  
英帝國論  
幾種人  
病後  
當海潮來時  
離合  
追求  
嵩嶽游記

—— 與中國智識階級書 ——  
蘇聯遠東實力檢討  
廢除之實在論  
讀汪精衛先生聲明後  
國際述評

—— 本體主義之政治思想及其制度 ——  
德意同盟與英法蘇三國協定  
浪漫派與古典派在風格上之關係  
政治與經濟勢力的今昔

留京日本新進作家·純文藝月刊

## 燕京文學

引田春海主編

每冊三角

發行所東城青年會三樓四號

全國唯一教育權威刊物

## 教育學報

立論純正 內容豐富 編排新穎 售價低廉

每期二十餘萬言 執筆者均爲全國第一流教育專家

歡迎訂閱 歡迎投稿 歡迎代銷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發刊·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 朔風月刊第九期目次

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病夏	畢雨秋	三五四
談罵人	張金壽	三五七
小字問題	趙森	三六一
關於詩的定義	林慰浚	三六三
詩善聲	劉維扈	三六五
花籃	陸笛	三六七
雨夜	江寄萍	三十七
夢迴的步段上	林暎	三十二
獻花小語	陳震	三十四
懷PH	紹果軒	三十六
碎琴	王石子	三八〇
小新場	林榕譯	三八七
吾國與吾民	雨秋譯	三九三

# 病夏

畢雨秋

354

有一種人，面黃肌瘦，沒精打彩，處處表現着肺病第三期的特徵；可是世界上沒有一個醫生能證實牠。囚首喪面，鞋雖穿而常拖，食量和貓兒相伯仲，行路與駱駝並駕齊驅，活活一副鴉片煙鬼的尊容；却是厚悔了好人。天上

掉下活龍，他會不睜一眼，把法幣摔在臉上，都懶得往下拿，好像一個看破紅塵，飽經世故的老江湖；其實他是一個正在進取有為的青年。一九四零年式的小汽車等在門口用擔架把他抬出來，他竟好意思不上去，山珍海味，四盤八碗三十二個碟子，擺在面前，他會當眾惡心給你看看！實則他的胃口很好，他能够長這麼大，都是人間烟火之賜。你要說這是病，這病可也真够棘手嚴重，幾乎沒有一個醫生能治得好。你說這不算病，牠還真教你坐立不安，難說難道。可是只要秋風一涼，便立刻雨霽雲消，天地明朗，八仙過海，各顯各的神能去了。一般說來，這種有間的症候叫做「病夏」，我們鄉下則名之曰「苦夏」。

在夏天除非乘桴入海，或披髮入山的富商大賈，與軍政要人，大概沒有不呻吟於赤焰烈威之下者，豈僅專門病友者爲然耶？水滸傳：「吳用智取生辰綱」，那個賣白酒的漢子喝道：「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

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其實在烈焰之下扇子是無能爲力的，我們雖非公子王孫，買把扇子的力量還是有的，却從未發現牠的豐功偉績，雖然知其不可而爲之。

胖子多怕熱，瘦子多病夏，病夏可以說是一種痛苦，怕熱却無碍於事業的發展。當舖裏的同志們，沒有一個瘦子，事業不允許他們病夏，却使他們心廣體胖，體胖則特別怕熱，可是他們不以爲憾，因爲那是茹肉飲血的結果，成功與勝利的象徵。當他們把那些自投羅網的俘虜，解除武裝之後，擦乾了額際的汗珠，太師椅子一仰，裝上一斗關東烟，默數着戰利品，這應該和一個擊退強敵，光榮受傷的戰士，受國民的敬禮慰問，是同樣的可歌，可泣，愉快，悲壯。

洋車夫，骨瘦如柴的很少，大腹便使者絕無。記得從前有人寫了一篇以小市民生活爲題材的社會小說，極力描寫洋車夫身體的肥胖，行動的拙笨，成爲當時文壇上的笑柄，和林琴南教洋鬼子「拂袖而去」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爲他們的身體肥瘦適中，所以既不畏熱，也不病夏，結論是賦有這種體格的人，最宜於拉洋車，所以有人說：「拉洋車的，天生長了一身拉洋車的骨頭。」這實在是一句很

有學問的話。至於長安道上，倒斃輪下，乃是一種急症，醫生名之曰中暑。既非病夏而亡，也非晒暈而死，自當別論。從前啓蒙時讀過一首五言絕句：「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直到現在，我還喜歡這句「將相本無種」。誰知從前將相無種，於今洋車夫却有種了，龍生龍，鳳生鳳，洋車夫是可以自豪的了。

據說南洋羣島和印度非洲的白人，每三年必須回國休養一年，因爲那酷熱的氣候，會影響他們的健康。這是經過醫學家的研究指導，而採取了這種適當的措置的。

散布在熱帶的華僑，無慮千百萬，從未聞有歸國休養之說。據某大教授的意見，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國民性的表現：在水點下的寒帶，往來馳騁，如家常便飯。在沸點上的熱帶，安居樂業，與祖國無異。所謂「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中華民族實得之，所以中國是不會亡的。其實這不僅說明了中國的永存，同時在另一方面，還證明了發明「進化論」的白種人，尙未脫低能兒的悲哀，他們的淘汰消滅，是可待的，阿Q有些飄飄然了。

昨接語冰先生手書，囑爲九期朔風寫稿，大熱天，使我想起四五年前的一段病夏與寫稿的故事來：

大概是民國二十三年的夏天吧，××月刊，欠我十幾塊錢的稿費，出版兩週，而通知單不至，我却正闊窮，便冒著親赴南城的主編公館坐索。按了半天電鈴，才爬出一個醉眼朦朧的傢伙，當我說明來意之後，便不耐煩的道：

「吃過點心，就到北海五龍亭涼快去了。」

「甚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

再接再厲，第二天八點鐘以前，我又站在昨天站過的那個地方，敲開門以後還是那個傢伙：

「剛走。上頭留下話來，有事到五龍亭去談。」不待再問，砰！大門就關上了。

歸途一再考慮，決定以張良等候圯上老人的精神，作最後一逞。

這次把電鈴按了至少有十分鐘，那個傢伙，開門一看是我，把手搖了兩搖就要關門，我急忙問道：

「又到五龍亭去了？」

「壓根兒沒回來。」

極度憤慨之餘，還是決定不到五龍亭，而把可以到五龍亭的車錢的十分之一，買了郵票，給了他一個短簡：

××先生：

三訪不遇，悵甚。門者謂 先生納涼五龍亭，有事可往就談，恐擾清神，未果。今晨黎明趨謁，門者竟以未歸對！先生以逸待勞，不佞則疲於奔命矣。先生極欲「歌於斯，息於斯，行葬禮於斯。」無奈不佞膏火資罄，性命已不絕如縷，茲以斗胆，敢請 先生即將不佞在貴刊本期應得稿費，派員擲下，至爲盼禱，冒死陳情，俯乞諒察。

××再拜

次日清晨，××月刊主編××先生，竟親自出馬，駕臨寒舍，滿面青霜，陰風森森：

「你不知道我苦夏嗎？」

「我那兒知道！」

「你怎麼知道要稿費！」說着便把一束鈔票迎面捧過

來，我把牠一把擒住，塞進口袋，同時把腰帶緊了一緊，

上前兩步：

「我……我……我簡直要揍你，我……」

他忽然跌在靠牆的藤椅子上，氣息短促，汗涔涔下。

我急忙跳過去，他立刻從椅子坑裏拔起來，我本能的向後退了兩步：

「你怎麼啦？」

「剛才一進門，不就告訴你了嗎？」

敢情他這貴恙又發作了，急忙喊了幾個夥計，七手八

脚，連抬帶拖，好容易把這塊走肉運到街門，招呼了一輛

洋車，把他裝了進去：

「拉北海五龍亭！」

七月二十四日

### 坐五龍亭

在夏天，五龍亭無疑地是你的一個慰藉，要是你須要這樣的一個慰藉的話。有了五龍亭，你就不怕再有夏；或者甚至有了五龍亭，你更在企盼夏。這九曲橋似地一個接連着一個的五座亭子你看來就順眼，且不说那從四面都可吹進來的涼爽的風。

坐在亭子中，你可隨意喝一兩口龍井，或者，在北方更時行

的，香片。你可隨意剝一兩粒南瓜子或者花生，或者捻一兩個蜜餞的紅棗。你還可從這里吃到熱的或者涼的窩窩頭，那一般地被看做最平常的食品，而在這里却給弄得這樣地精緻了的。你甚至還可在那里小睡，在你所沉着着的舒適的藤椅中。

在那樣閒適的環境中，你幾乎已會全然忘記了你的熱，是不是？或者不如說你已閒適得無暇

想到熱，你想不到它，也似乎已感不到它，因此在那在西落的太陽從簾子的隙縫所穿進來的一楞一楞的光線落在你的身上的時候，你也並不在設法要躲避它們。你只覺得懶得動，像在那樣的地方，你覺得可以永遠坐下去，夜也不能給你走的些微的催促，你只想，也不由地會，在那張舒適的藤椅中坐得更沉，更沉。

——林徽音：散文七輯。

## 談罵人

張金壽

寫下這個題目，自己不覺有些膽戰，雖還未至悚懼的程度，又也終不能肆然無忌。一則因為近二年才開始寫下一篇半篇的文章對諸位文壇報壇前輩尙認識不清楚，誰忌諱什麼既不大詳知，自難免有一兩句話碰到那個地方，那麼我這個新興的人兒，實在禁不住前輩們的回擊，不論如何，其緣因總是在寫文。二則青年氣盛好多說話，而且大塊文章寫不出，只得就平常所見，誠實坦白的「雜感」一番，自己的能力如此，實在無奈我何。至於由此成名，當然希望，但另一方面也曉得並不容易，最必要的成名的手段如宣傳，材料如貨色及好朋友，都沒有的沒有，缺乏的缺乏，以此光桿一人，想在文壇混得一官半職，與其稱爲奢望，毋寧說是枉想。想到此處，自然不容不膽戰了。

然而提到罵人尙還不無一二見識。記得六歲入私塾曾以詭異的眼光看那些個同學，當然耳朵裏要聽聽什麼叫念書，可是頭一句聽到的乃是罵人，其次方是「人之初」，故將近二十年，其印象仍未模糊。舊私塾的管束太嚴，一入屋門倘不大小便即見不着太陽，整日盤腿坐在炕上呀呀唔唔實在太乏興趣。一屋三十多人擠的無法再擠，一到夏天，汗味脚味充滿空氣裏面，這時頭就要暈，新來的學生

脚還要麻。但既無法，只得作些遊戲，美術如畫個猪八戒孫悟空，工作如用拿去做乾糧的窩窩頭往茶碗底上刻小簪簪等等，不過老師看見還要打手心的。因為有臟證可尋比較不大便利，於是只得從口中找遊戲，因此罵也變成其中的一種。二人不合的時候，固然與大人無甚差別，先開口罵，就是閒悶無聊之時也有「罵着玩」一種玩法。那些罵都是歷代學生傳流下來，合轍押韻，出語幽默，往往使一個新生聽得目瞪口呆。記得頂清楚的如：

「×你媽，我不去，你媽跟我拉大鋸。」

「你媽七，你媽八，你媽屁股開黃花，左一盆，右一盆，你媽肚子有小人，小人會走啦，你媽肚子又有啦。咳。」（除去兩句外，餘尾都加「兒」音。）

普通罵人的詞就不下十多種，語尾多半都加「兒」的音，罵時作切齒狀，有時歪着頭閉了一隻眼，其態度在大人看來十分可笑。被罵的人自然回罵，不敵者多半是只就一句罵詞反覆的說：

「這耳聽，這耳冒，你媽衝我笑一笑。這……」

却還未學得爐火純青，如藉詞遮飾之類，因為看失敗者的態度，已經表示出不敵的樣子來了。俗語云：「打不

講放豬的，罵不過學生。」蓋一點不虛之言。專用嘴的遊戲法本來有限，況且又怕老師聽見，只得在罵上，研究一下。有時小聲輕試，餘味盎然，再去讀書，似乎也比較好了。後來洋學堂突起，私塾淘汰很多，僅存的幾處也受了傳染不再接受這遺產了，然而要提到胡亂給誰加以如磨化頭同等罪名，並張着大嘴搖着小旗喊「打倒」，大家都知這是一部分學生不是。

中國人家庭觀念比任何國人都濃厚，尤其北方人。通常玩笑分成兩種，即「動老家兒的」與「不動老家兒的」。前者太少，稱爲「大玩笑」，玩笑稱大，其看重可知。平常人如遇到有人說自己媳婦，雖真感到切膚之痛，但絕不急，因此而急，怕要落人笑柄。有人罵他媽，即使他是大大不孝的兒子，也就握緊拳頭紅了面孔，預備和對方打罵。罵人的目的本在使對方生氣，所以不罵則已，一罵就罵出對方的媽或是奶奶（祖母），對方一回敬，罵人者的母親也被請出來。作中國人的母教除撫養教育外還要擔着兒子這種責任，殊出天性範圍，委實冤屈，雖然罵人者的目的僅僅在口說一說。不但外國人說：「上帝必處罰你，降罪給你！」實在在中國早已不能起罵的作用，使對方生氣了，即最不敬的豬狗魔鬼之類的話，如比較起來亦不免小巫之譏。魯迅定「他媽的」爲「國罵」，固是有見地之言，可是那句話不過比較普通一點，南方類似「廣罵」的「丟那媽」者正復不少，大概不離「媽」的原則而已。

罵人是一類洩氣法，我們雖然不贊成氣要這種洩法，但如生了效用，此外再無別法，那麼姑且也可偶然試用一下。不過成了習慣之後，不但聽者藐視，連自己也不覺着這是罵人了，在這情形之下，只得再將語氣的分量加重。歷代的罵人，似乎都是以後者比從前語氣重。最初是用動作使對方生氣，如箕踞如高臥不起等，漸漸改成口誅，如奸賊如小子等，以後「混帳」，「混蛋」由於文明者的採用，興旺起來，終於到了罵人的「媽」。倘愛用「時代潮流」的話，這也可算其中流動的一個小水點罷。試看外國的豬狗狗啦，乃是初期的或稱「原始式」的罵，我國有的人已把罵作了「口頭語」，極快樂的時候也「他媽的」「他媽的」笑着說話。又如「媽裏八子」的話，在常說的人們已與「對不起，謝謝！」同樣的使用了。將來到罵豬狗也不能解氣的時候，不浸及親族才怪呢。而我國近年文章裏也有不少「他媽的」出現，明明表示這罵已升至頂點，恐怕又成爲習慣不能解氣了，其將有更分量重的罵語以簇新的姿態出於人的口中歟。

近人雖主張文章要「明白如話」，但文章究竟不過還是文章，照說話寫的文章確實少見得很，事實如此理由却說不出。語文既不一樣，會口罵的不一定能寫罵文，寫罵文的却又未必能口罵，自然也有全材的，只是不多罷了。此罵的潮流，文人自然站在前面，文人的長處在執筆，所以研究的也很可以，罵人出過專員，罵的藝術等訣竅就



出現。知堂老人有一篇「論罵人文章」刊在論語，把罵的文章分爲官爲私二種。最有意思的幾句如：

「進取的罵……只要挑選社會上稍有聲名的一二人，狗血噴頭的痛罵一番，罵得對不對完全不成問題，只要使人家知道某人這樣的被我所罵了就好。」

……所以這種罵法行得很普遍，因爲利多害少，青年人，想鑽上文壇或思想界去最容易採用。……」

說的真深刻。但還有再進一步的辦法，即是冒認被罵。有罵別人或專就事實來說的文章發表之後，這人就可挺身而起，憤形於色；「哎呀！不理你，叫你小子隨便罵去。要知道，我一罵你你就成名了啊！」叫傍觀者想，這人一罵之際便能左右那人的名，至少這人的名聲總够聽的了，而且還博得「量大」之稱，比什麼都簡單有力。不必進取，不必爬梯，事半功倍。至於文壇成名法以後還要進步到什麼樣子，真難逆料，因爲正如此時的天氣那樣變幻不測，不懂天文地理者那裏能明白。

我最欽佩的過去文人中，要推魯迅先生。先生素以戰士稱名文壇，說的真可說針針見血入木三分，毫不留情的揭開虛僞者的面幕。晚年不寫小說了，自由談與中流等刊的所謂「雜文」也者，無不別具卓見。那時的文壇大概最忌諱的也是觸着患處，於是冠批評者以「漫罵」之名。魯迅有幾句話說：

「還有一種不滿於批評家的批評，是說所謂批評

家好『漫罵』，所以他的文字並不是批評。……假如指着人，說道：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罵；倘使她實在是做賣笑生涯的，就並不是漫罵，倒是說了真實。……」

我以爲這幾句話，最透澈不過了，一切均可作如是推論。說不怕說，未說前先想一想說人家屈不屈，被說的人也可想一想說的自己對不對。他又在看書瑣記(三)裏說：

「誠然，四五年前，用筆的人以爲一做批評家便可以高踞文壇，所以速成和亂評的也不少，但要矯正這風氣，是須用批評的批評的，只在批評家這名目上塗上爛泥，並不是好辦法。不過我們的讀書界，是愛平和的多，一見筆戰，便是什麼文壇的悲觀呀，「文人相輕」呀，甚至於不問是非，統謂之「互罵」，指爲漆黑一團糟。果然，現在是聽不見批評家了。但文壇呢，依然如此，不過牠不再露出來。……」

然而說的對是對，却不一定見效力，因爲人大多是自私的，果能看一半利害再看一半是非的就可稱爲難得了。諸事皆然，不必苛求文壇上的人，只要看出來說一說也就是了。批評與罵本來沒關係，但因爲總有人分白不清，所以我不知不覺的寫了許多字。

總之，縱橫十萬里，上下五千年，有人類的一日，罵也要有一日，罵人的技術自然也進步。不管人與人之間需不需要罵，罵的對與不對，但既有此一種罵，就難免有

時罵一罵人，有時被人罵罵。世上沒有沒罵過的人尙未敢肯定的說，事實上儘有老實人不會開口罵過；可是說世上沒有沒挨過罵的却敢武斷，因為好人也要有壞人罵呀！

現在此刻，區區未能寫作什麼，而在這裏談罵人，實在沒

有出息。且「大辯不言」「大智若愚」，初寫文章，經驗學問本都有限，今乃搬出重大的「罵」的題目來，覺得力有不勝，寫完重讀，慚愧得很。二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寫於海澱。



高河... 見其... 狡女。  
 今年吃得... 娘家... 飯。  
 開年搭我... 宋合... 被... 夫... 真。  
 一九三九年 朋市寫汪南民間情歌

# 小字問題

趙森

記得有一年在某一個集會裏，我到會的時間過早，一個人無聊，就在書架子上找書看，翻了半天，翻出了一本小說，現在已忘記是什麼書了，就記得本頭很小，紙張很粗，裏邊的文章却很不錯，只是字小得厲害，幸而我是近視眼，不怕他小，又因為屋裏明亮清靜，一口氣就讀完了一大段。在休息的時候，個人心理在想，很好的一本書，用這劣紙小字排印，若不是近視眼，誰耐煩費若大的目力去讀呢，裝訂又不大整齊，並引不起人的美感，再一嫌費眼睛，豈不孤負了裏邊的內容麼？一個人心裏想着，還想往下再看，會長丁先生走進來了。他據說也因為在附近有事，辦完了事就順道先到此地來，倒沒料到已先有我在這裏，屋中別無他人，就彼此點點頭，開始對坐閒談。

丁先生是我國有名的科學家，在往常以我的資力是不配同他閒談的，這一天得了時間過早的機會，能夠同他對面談話，正可利用時機，請求他指示些學問，於是我就提出這本小說字體太小的問題跟他研究。丁先生就解釋給我說，近代世界進化文藝復興的時候，最是要講求經濟的，所謂經濟，並不是專指金錢一項的消耗，任何事件全要合乎經濟的原則。科學上的原理是有定律的，要知道文藝復興

與，人類進化，大家的求知慾蓬勃起來，是需要大量的糧食的——文章學術——需要量大，供給就得充分，同時反復的生產也增多，產量增加，為求普遍，於是金錢上，時間上，物質上，及其他種種之方面，都要經濟化，這是科學的定理，所以今後再要找大本大字的書，那是不可能，因為那是空虛的消耗，於求學的實際上沒得用處。在丁先生解釋明白以後，我已了了了，可是我有點小意見，正欲有言，而許多到會的人已陸續入來，我的意見只好悶在心裏，一直悶到了先生死去，又悶到今日。

丁先生的話真對，近兩年來學藝上的長足進步，使生產方面不能不儘力增加，同時為着經濟起見，又須節省紙張，減輕勞力，而數量之增多，正好成了反比例，這種優良的現像，與丁先生的談話印證，正相符合，可見有學問的人，眼光總是遠大的，然而於欽佩之餘我還要有言。

由近來的報紙上，也可以看出來進步，篇幅未增加，材料却多了一倍，合是以原來的代價，多得些有益的知識——表面上雖已加價，但那是另一問題——這豈不是我們馨香禱祝的嗎？但是全好，就是字體太小，小得幾乎應不

見，真有點兒難受。以北哀最有權威的某報來論，說牠是北京最好的報，那決不是恭維吧。就我個人說，由出版至今始終未曾間斷過，讀的年限最久，所以印像最深，得益處也最多，自從換了新小字之後，受的罪也最大，白天非在陽光充足的地方看不清，晚上更得燈光明亮，才能瞧得準，有時候印得稍爲繁重，就是黑糊一片，看一張報要挑地方，找時間，還得想心思，有固定工作的人真够麻煩的。我讀這報又有癮，每天非從頭至尾看一個透；才能心曠神怡，安然而寢，否則在睡覺以前，總覺得有一件大事沒辦似的，現在則爲了難了，白天有工做，得一點空想看看報，草草一閱是看不清，仔細讀是沒時間，遇到下雨陰天更是「一字不出」——看不出也——我還是個近視眼，近視眼向來是不在乎小字的尙且如此，那些老眼昏花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報紙是大衆的，希望能普遍化，化了錢看不見好東西固然人不甘服，材料豐富，讀起來太費腦力，只能模模糊糊看個大概，不能細心領略其中的趣味，似也不大相宜，因爲報紙，究非專門書籍可比呀。就我的經驗說，錯非有癮，而又了解內容的誰也不肯下那大的工夫。白天既沒法子細看，晚上消閒了再瞧，然而電燈底下還得點支洋臘，這個損失也着實可觀，固然大多數的閱者未必全數如此，亦不能以一二人來代表大家，可是就我的朋友們互相的談話，也有好多位以大費目力爲苦。

進化的原理，時代的潮流，那是誰也不能違背的，何況在原料缺乏的今日，新體小字的小本書流行，正是好的現象，無可責難，而我個人的理想，以爲無論怎樣緊縮，小說與報紙這兩項實有商榷之必要，小說帶有消遣性質，是牠本身問題，這裏姑不具論，惟獨報紙，是人的必需品，這必要的食糧，無論多們精美，總得給予一個細嚼爛嚥的時間，而後才能咀嚼滋味。

### 關於讀書

關於讀書，我是主張「立讀」或「行讀」的。能够「躺在沙發上」讀書，有「佳茗一壺」或「淡巴菇一盒」讀書，那是很好的。可是你們的親長還沒有替你們預備「沙發」和「淡巴菇」時，不如「立讀」或「行讀」的好。或者你們還沒有「富於版稅」之時，也依然是「立讀」或「行讀」的好啊。日本商店裏的小夥計，騎在腳踏車上而，一隻手駕駛着車柄，一隻手拿着手口琴，吹奏着嘉爾曼中的小曲，這樣的「吹口琴的藝術」，移用爲「讀書的藝術」，才是真正的讀書的趣味。還有在散學歸來的中途，站立在書店的雜誌攤旁邊，「揩油」翻閱兒童雜誌的日本小學生，才是真正懂得「讀書的藝術」的人。

謝六逸：茶話集。

# 關於詩的定義

林慰君

——敬以十二分誠意，獻給青年的詩人們。

詩，無論在古今中外一切文學作品中，可以說是永遠佔據着最高尚最重要的地位。不但在中國如此，即在歐美各國，亦沒有任何東西，能比得上詩那麼高貴，那麼深奧的。因此他們把詩往往當做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哥德說：「詩是說法，詩人是上帝的繙譯和代表，他們坐在一切人類的上邊，領導着人類。」因此西洋人不敢隨隨便便的像中國現在一般所謂詩人們的大膽——大膽的粗制濫造，大膽的把幾個字堆在一塊兒，就算一首詩！

年來因為眼睛所見的，常常見到「詩人」，耳朵所聽的，也常常聽到「詩人」，而這些「詩人」的「詩」，却往往是沒有韻律，沒有思想，沒有事實，沒有美感的幾句話，平凡而不通，連他們自己都看不懂。但如果有人問到他們時，他們却說：這是仿效西洋詩的作法，真是可憐亦復可笑！推其原因，我認爲他們根本不知道詩是甚麼，並且沒把詩的定義弄清楚，所以才會弄出這些臭不通又沒人懂的新詩。現在我把中國的和西洋的關於詩的定義，抄下一點，譯出一點，希望詩人們提筆作詩時，自己比較一下，參考一下，不要把罪過完全歸到西洋詩的身上。

現在請你們先看中國的詩的定義：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關雎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子夏：「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文心雕龍明詩篇：「詩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有訓，有符焉爾。」

劉歆：「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梁簡文帝：「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朱熹詩序：「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

郝敬：「不微不婉，徑情直發，不可爲詩。一覽而盡，言外無餘，不可爲詩。美謂之美，刺謂之刺，拘執繩墨，不可爲詩。意盡乎此，不通於彼，膠柱則合，觸類則滯，不可爲詩。」

總觀以上所引。詩是多麼有價值，多麼深刻而高尚的東西。然而現在一般青年詩人的詩，幾乎每一篇都是「不微不婉，徑情直發，一覽而盡，言外無餘！」這真是中國

詩壇的不幸啊。

現在讓我們看看西洋人所說的詩的定義，希望詩人們把牠們也拿來參照參照，反省一下，自己所作的詩，是合乎中國詩的定義呢，還是合乎西洋詩的定義？倘若你的詩，既不合乎中國詩的定義，又不合乎外國詩的定義，那麼我勸你，還是少作兩首，少出點風頭吧。

這裏請看西詩的定義：

牛津大字典 (Oxford Dictionary) ..

詩是詩人的藝術和工作。牠是一種崇高思想之崇高的表現，而以韻律表出之。

維布司特大字典 (Webster's Dictionary) ..

詩是幻想與奮時，一種思想和感覺的表現。

世界大字典 (Universal Dictionary) ..

詩是韻律的組織，用以表彰自己造成的幻想。

張柏大字典 (Ahamber's Dictionary) ..

詩是用韻律的字，來表現自己的感覺同幻想的一種藝術。

亞頓 (Alden) ..

詩是代表人類經驗的藝術，多半是感情的發揮和幻想，而用韻律的語言表出之，因此牠是永久性的，而且牠的趣味是無所不包含的。

紀門尼 (Ginnonides) ..

詩是一副能言的圖畫。

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 ..

詩是美的音律之組織。

羅司金 (Huskin)

詩是用幻想來表達的一種高貴的情感。

亞爾諾 (Mathew Arnold) ..

詩是生命意旨的一種高而深的要求。

諉慈畏斯 (William Wordsworth) ..

詩是人類和大自然的形象。

詩是一種有力的感覺之不斷的流溢，牠的本質是得自情感之中，而於恬靜裏追憶出來的。

詩是所有知識的呼吸和佳美的精神。

雪萊 (Shelley) ..

詩——普通說起來——可以說是幻想的表現。牠能使我们認為很熟識的東西，變成好像不大熟識。牠能把我們從生活裏救出來，牠能把我們從所有無味的環境裏釋出。而把我們放入於一個活潑的，實體的，跳動的世界裏。

詩是心境最好最快樂時的紀錄。

司鐵門 (T. G. Steadman) ..

詩是一種有韻律的，幻想的語言，用以表現發見、趣味、思想、感情、和人類靈魂的透察。

# 讀書聲

劉維扈

說到讀書聲，自然沒有賣花聲那樣的宛轉動人，像陸放翁的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王季夷的詞：「午夢醒來，不覺小窗人靜，春在賣花聲裏。」楊玉茗的曲：「賣花聲斜抹著宮牆過。」這樣的句子，是描寫讀書聲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的。但是讀書聲呢，確也有他的特殊的美，在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十上說：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濟翁所謂南窗讀書吾伊聲，蓋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

又說：「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詞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讀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為無助焉。」

都是說讀書聲的美，但還沒有說到讀書的勝處，記得人間世第一期劉大杰春波樓隨筆上說：

「讀書為人間第一樂事，亦人間第一雅事，夜靜

燈明，清茶一碗，吟前人詩，讀古入書，雖南面王不及也，倪文節公云：「槍聲，澗聲，山禽聲，鶴聲，琴聲，棋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洒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

真是雅人深致，讀書聲的勝處，在這「喜不可勝言」五箇字裏，可以說是概括無餘了，然而這「喜不可勝言」中，卻還要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如今先拿我個人，本身的經歷來說：

記得有一年夏天，和父親住在香山，窗外對著碧雲寺，抬頭便可以看到層層的山和樹，和碧雲寺高聳的建築，一天夜晚，父親在屋中讀詩，我却正躺在窗外的廊上納涼，當時看着天上的繁星，碧雲寺疏落的燈光。和廊外脚下，一片模糊的雲樹，父親的讀詩聲，在萬籟俱寂，深夜的四山回應中，愈顯得高亢而清越，當時是真使我感到這讀詩的美，和偉大，仿佛在世界上是只有我和父親兩個人似的。

又記得在很小的時候，和弟弟妹妹在家塾裏讀書，那時我還不懂為什麼要讀書，當然更不懂什麼叫讀書聲了，

但是聽著小弟弟小妹妹們讀書，四五個人，直著嗓子狂嘍，當時是真使我煩膩極了，如今回想來，從前人有一首嘲童童讀書的詩，說：「一陣烏鴉噪晚風，村童齊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武鄉，天地玄黃宇宙洪，」確是一幅絕妙的寫生圖呢。

同是一個讀書聲，卻曾使我有了一個絕對矛盾的感覺，然而我卻承認，這讀書聲的勝處，是都在這「喜不可勝言」中呢；但這「喜不可勝言」中，卻是要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有時使人感到蒼涼慷慨，有時使人感到情致纏綿，譬如登危崖，撫絕壑，把卷臨風，引吭高誦的時候，雖也是喜不可勝言，却絕不會感到什麼情致纏綿，若在蘭房春暖，錦幃香溫，對著寶燭華燈淺吟密詠的時候，雖也是喜不可勝言，卻絕不會感到什麼蒼涼慷慨，同時劉大杰先生所說的：「夜靜燈明，清茶一碗，吟前人詩，讀古人書。」卻又是一種「喜不可勝言」呢。

所以讀書聲，雖不如賣花聲那樣的宛轉動人，而他的「喜不可勝言」的境界，卻是賣花聲所絕不可及的。記得去年，我曾作過一首冬夜聞賣燕菁的詩：「燭盡夜窗鄉夢斷，寒街猶喚賣燕菁」，和一首冬夜聞賣落花生的詞：「長街誰賣半空兒（半空的花生，北地的賣落花生的小販們，都喚著半空兒），淒清寒夜，兀自喚聲聲，」到也都別有一番情趣，但總不如這讀書聲的「喜不可勝言」也。

## 談文學

有人說：「真正有力的文藝作品，應該是上口溫醇的酒。」

對於這說法，我是不能同意的。

怎樣纔是一篇文藝作品呢？這並不在上口是否「溫醇」，或者上口是否「極猛」上來決定，而是要從作品的藝術性上來決定；我如此想。

相反的，「上口溫醇」了，這也並不能斷定它就是一篇真有力量的文藝作品，而且「過後發作起來」，一定「醉得死人」。還得看看這「上口溫醇的酒」的藝術上的價值。「題材只是平易的故事」，這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不過，題材就是平易，但那是真實的；或者是偶然性的材料，而這偶然中表現了必然；難不成這樣的題材就不能攝取嗎？而且，即使是「上口溫醇」而後又「醉人」了，這「醉人」是由於酒味的芳馨，還是由於酒內包含的毒素在發酵，在這上面，我們的文藝論者，也不能不加以注意吧？不過，這是本題以外的話。

所以我說，「真有力量的文藝作品」應該從作品的藝術性上去看；把考察的重心放在上口「溫醇」與不「溫醇」上，不僅會使人「迷惘」，而且會使人重復踏回舊的「歧路」。

——阿英：夜航集。



# 花籃

陸 笛

一串心跳

你收起

落日時采剩下的菓子

園子裏園子外

全佈滿了你們的歌

把剪刀不留戀地剪

嚙嚙今年的新實

九月的雨

深林的珠網也撈不起

墜果

雨珠是一粒種子

蜘蛛貪婪地拾在手心

收藏在他的家中

猶如人玩賞小花瓶

蛛網就是花籃

集有夜的蟲子的嗜好

清苦，安詳，又煩燥

烏鴉也以黑色的手

黑色的菓子

叮東地投在他的小籃子裏

叮嚀的微笑是花籃

簷下貓的步子也依稀了

我偶爾掛花籃在窗上

同着雨衣

雨意的散步人

同着早秋的螢火蟲

縫綴在夜的裾邊的流蘇上

夜的舞有青螢火環的花邊

日光又慇懃地磨洗樹影

牽牛花早就謝了

我曾等待過十一個早晨

裝飾我的籃子

只是少了妳呵

露水也隨着妳青色如絲的手指彈下

早晨的淚

雨在虹橋上被撒下來

炎熱留在頭髮裏

炎熱縱飲盡了林中的泉水

泉水哭泣着

守在泉邊汲水的女孩子

等了一個晌午

也許家院裏的花早乾死了

拆散吧

把你的花籃

把他們撕成雪花

你若心細

再熱情地把他們縫在手絹上

一半留給自己

一半留給泉水

安排好了的間候，在你的小書桌上，在你的牆壁上。

你可愛的半近視的眼睛，頭髮也篋得那麼自然，幽雅，得體。也許又是雨季了，我整整七八天沒有邁過門檻一步，你呢，又去劇院了吧？或是市場？留心不要叫雨沾弄濕了頭髮；會得病的。我有一天，從一個古廟回來，雨下得很大，我冒着雨穿過花園，回到家裏，已經成了一個遇着河而不會泅泳的小狐狸了；我趕快吞了一口酒，肚子裏才溫暖過來。我想你一定不管這些，病了怎麼辦呢？你不是很健康的。我愛騎車子，你一定也是；那天，我隨着你走，從東到西；我還偷偷哭了一下，因為看見你，你美麗的半近視的眼睛。謝謝你，你總以注目問候我，我以偷偷的哭問候你。

告訴你，我的生日快到了，你送什麼禮物給我呢？我却為禮物就了一個星期的心。因為我已經採集了許多鳥兒的羽毛和蜻蜓的翅子，但是我不願意給你這些，你不是告訴過我，說：你有的更多嗎？

我將要給你使你想不到的禮物。你先聽着這件你愛的禮物的來源。

××日，我去會彈「吉他」的朋友那裏，一進門，一小籬的花兒堆積得美麗極了，我一心地要求主人允許我採一朵，回來，立刻插在——你愛的禮物，花籃中，好像還滯留一些以前的美麗，我一整個黃昏計畫着如何插法。

×日，我在市場買了兩本書，我發現在一個賣花的舖

謝謝你，你總問候我。昨天，那個雨的日子，我整日為你計算着：你的生日，還有幾天就到了，你什麼時候回來。若是早晨回來，你一定首先聽見了你餓過的小麻雀在棗樹上說話；午間呢，我們同用豐盛的午餐；夜間呢，那你要扣那已鏽的門環了，留心踩門前的土，莫要帶一粒塵土到你的小屋子裏去，怕那麼大的聲音，驚動了你已

子，陳設着許多紫色的花，也買來了，因為那天又遇見了你，偷偷地不叫你知道，跑回家叫他站在花籃中央，紀念你那天的獨行，像是在找誰，那麼小心的眼睛，……。

×日，雲采最多的一天。我尋找我的花去了，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一朵，當生着氣回來的時候，在路旁我找到這一朵，你看，我能稱牠是什麼顏色呢？

××日，杜鵑在我們的院子裏拋下兩聲哭泣，不言語一聲又飛去了。因為她們這樣的哭法，我倒找了許多枝可愛的花，我不知道牠們的名字，就是知道，也不告訴你。

××日，我今天病了，醫生和母親都不許我出去，在廊子下，我手編了這三朵紙花，因為你不問候我，我病了，所以我拿這三朵白色的紙花紀念我們的今天。

×日，你愛草不？

×日和×日兩天，我到橋下汲了一瓶清水，供養我們的小花園。……

但是，今天下雨了；我正好整理這柳條編的小籃子，整理好了，雨也停了。

告訴你；我送你的禮物是一個小花籃。

你收下吧，這是精工的呢，不許你掛在任何地方，不然，我再見了，我多羞啊！掛在你的手臂上吧，永久永久，雖然已經凋謝了，你看，那三朵紙花不還是栩栩的笑着嗎？這是那天你沒有問候我的紀念。

拆散吧，一半給自己，一半留給泉水……

七月二十一日雨，老屋。

### 月季花之獻

在這四月底朝晨，月季花又開得燦爛了。在陽光還沒有照臨之前，我低着頭從花叢經過。春天快走到它底盡頭呢。我凝視着那新開的深紅的一朵，從我底眼中流下一滴辛酸的淚。你出現了在花叢之中，穿着純白色的寢衣，正如這時間已經迅速地變成了初夏，而你，由沉默的童年，已經越過了那多憂愁的少女時代，不曾經過墳墓底覆蓋與死亡底恐怖，而携着夏日底繁茂，

長成了在我們底崎嶇的路上。我輕輕地摘下了一朵新發的月季，正在我們底童年一樣，無言地呈獻了。然而，這一次，却是向着空虛。雖然這是三年以來第一次地你在我底幻覺與憶念中清楚地顯現了你自己，雖然我可以明白地看見了你底，你底眼，你底仍然是現得軟弱的姿態，但是，我又何從而將你捉捕呢？一瞬眼就消逝了的你底幻影，是較之你底生命還更為短促的啊。即使你底幻影可以讓我擁在我底懷抱，但當太陽升起，帶來了熙攘

與憂煩，如同大的流將我衝走的時候，啊，到那時你是不能在我底面前存留的呀！我緩緩地離開了花叢，携着這仍然凝着我自己底淚珠的花叢。在墳墓之中你會把一切都忘記了，但是，在我底生活之中，你却何須給我帶來這過於深入的槍痛呢？花將如秋葉一樣地凋落，而淚也會如夏雨一樣地乾掉的呀。然而，假如你底眼睛是能看見的，你會知道我是怎樣的想要抓住你底記憶呢！

——麗尼：黃昏之獻。

# 夜雨

江寄萍

這幾日連續的落了幾天的雨，使人的心情分外感覺到厭煩，雖然雨並不大；但是絲絲綿綿的細雨，更能教人不敢希望着那一天準能放晴。

院子裏的雨水，已經積成了無數的長的，圓的小潭，雖然這時的絲絲的細雨已經不再飄灑了，但簷前的水還沒有流完，的的，達達，滴到扁豆的葉子上，又由葉子上滴到小潭裏，拍拍的很清越的，很有節奏的響聲，如果憑着小兒，在窗下靜靜的聽上一兩個鐘頭，真是可以把人世間的一切都忘了。把院中的燈挑開，水影映着燈光，真有特殊的情趣，我的回憶很快的，彷彿又看到了前二三年過擺盪的時候的景象；我們從特三區的花園出來，站在碼頭上面，夜已很深了，碼頭上只有我們兩個人，她說：「我們竟願得談話，你看船已沒有了！」夏夜的風已經很涼了，何況她穿了一件薄薄的紗衣。碼頭上的燈呆白的，映着她的微紅的面頰；但是她的眉却皺起，我看着她有點着急的神色。我打趣的對她說：「我們回去就在花園的椅子上睡一夜吧？」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半打趣，一半像真的似的對我說：「沒有船我們兩人就一齊跳下去。」正在這時一隻小船一搖一搖的由遠處來了，她像是很興奮似的同

我擁抱起來。兩人一句話也沒有說，一齊上了船，船頭上放着一盞油燈，頗有詩中所說的漁火的情趣，風吹着我們的衣襟獵獵作響，她一隻手接着頭上的歷亂的鬢髮，一隻手向碼頭那邊指着，原來在碼頭上又站着一男一女在那裏等船呢！我不覺會心的一笑，却又暗暗的替他們着急，不知道這船在送我們登岸之後是否還回去載他們，假若這船真不回去，他們又該怎樣？我一壁聽着船頭的水聲，一壁在盤算着這問題。她看出了我的神色，暗暗的在我的腿上擰了一把，我們相互的笑笑，大概她的意思是不教我想這問題吧？

那時河上的燈光水影與這時院中的景象真有些相同，我又像是置身於船上了，本來，一切都是很清晰的，只是時間過去了，時間改變了一切，時間會把人變老了，時間會把人的情感洗刷得乾乾淨淨的！

一個青蛙在花池中驀地跳去來，在牆根的高地上鼓起肚子叫起來，把我的思想打斷了。

遠處也有接連不斷的蛙聲續起，真是「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我自從搬到這個半鄉村的地方來，是第一次經過這裏連綿不斷的雨，屋子裏發出一股濃厚潮

濕的氣味來，令人極端難受；新粉刷的牆，現在粉也濕得剝落了，這是多麼討厭。但是有一樁可喜的事，就是因為這幾天的雨，院中種的扁豆如喇叭花，却長出了很多，碧綠的葉子由竹籬的縫隙處鑽進了屋子，這景緻倒是很美的，「滿庭風雨瓢兒菜，一架秋風扁豆花，」這幾日的雨真涼爽的如秋天一樣了。

少年時的往事，真有許多是可歌可泣的，每於風雨

的黃昏之時想起，自己有時也像作着一場甜蜜的夢似的笑，有時也癡情的滴下幾點淚來，但是另一方面，爲了生活的奔波，也顧不得這些，雖然也很想知道她近來的生活如何，是否已經另有了愛人，訂了婚沒有，但這又有什麼用呢？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像迷離的煙和霧——越來越稀薄，越來越不清楚了！

二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於津

### 徘徊在古樸的雨街上

——林徽音：散文七輯

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我常會在下雨天去找人，而那天去找你也是在這樣的情景中。

你那里我本早該去了的，而且的確也常在那麼想着，不知怎麼竟無來由地延遲了下來。那天，就是我去看你的那天，我獨自坐在一個地方，喝了一些酒，看雨依舊在下着，我不知道我要坐下去呢，還是要出去。我在同自己斟酌着。在斟酌的中間你的影也在跳躍着，跳躍得那麼厲害，以致使我不能不隨同它到了它的主人那里去。

車夫不認識你那學校，我便把那學校的所在地告訴了他。車停下了，我走了一節路，才從路牌上看到那是發音相近的另一條路。我便請求了一個警察的指導。離開你那里還有一些路，可是我不願意再坐車。我很愛那道路，有些像我的故鄉的，鋪着大小不一的石子；而兩旁從屋簷掛下的雨滴更使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我在優游地走着，雖然我的周圍間或有表示不服的面色。

到了，正有一個人在問W先生不在；在學校裏小姐也是被稱做先生的，我想，所以我以爲那被問到的就是你。我便不再麻煩地隨了他進去，而終於停止在一個房間的前面。那主人的確是一位先生，我意思並不是一位小姐，當然更不是他。他看到我站在那里，便問我找誰。我告訴了他。他說你剛在月底脫離，已調到同一部的別一機關去做事，可是不很清楚在那里。

我徘徊在這徧穿着雨絲的暮色中。從模糊的光我彷彿看到你坐在我的家裏，在等着告訴我你要到那里去。可是，我終於沒有知道你是在那里。

# 夢迴步的歧上

林 嘖

——為懷念友人行路而作

夜、幽靜地沉落、沉落——

隔壁的鐘聲安靜地響了淡漠無情的一下，過後，立即照常蹣跚着鴨步，測量人生的過度了。慢慢睜開沉重的眼皮，輕揉開朦朧的黑暗，在夢迴的步歧上，我們的瑪利莎醒來了。

從半意識狀態裏，轟地回想到睡前的一切：

在黑夜的林子下，長風搜索着遺失的枯葉，湖邊柳正無可奈何地向青天哀訴。他倥傯地走着。從一個湫湫的斗室中辭別了父親母親和四歲就失掉了雙親的姪兒，現在他順了凍結的湖畔腳躄，腦海裏懷想起一切，一切靈魂的暗昧，生活裏裝飾着的閃爍的紫點。縱然那些已經像夜車上飄渺的寒空，隨了飛逝的車輪的滾轉，遺落到更遠的後面了。如今從飛星的眼底殘酷無情地伸展開一條路，一條通到另一種屬於完全陌生的生活裏的路。明天，這令人神往的明天，却又重上了一層茫茫的黑霧了。那些誇說着把命運握在掌心裏的孩子們，有幾許是漏網之魚呵。那明麗的往日生活的掠影，彷彿壁虎在屋簷下抽動的灰色腿，響着沙沙的行音的。

那黑色的網罟又張起了嗎？那在我們頭上不可知的？匆匆地走回吧，到那古城的一角，到那居住着與你一同脈搏的孩子們的公廨裏去與他們話別。那裏有映和另外的孩子們正期待着你的歸來，從貧困的，但是溫暖的家庭中，從老邁的父母的懷抱裏。

母親又偷彈着老淚，這離開了故鄉千萬里的老婦人，一年前已經親眼裏埋葬了最大倚為生活支柱的兒子，如今這十八歲的一個又步入了同一的命運。但父親却強把希望欺騙自己：也許他很快就遷升的，不久他就會歸來，帶給我們比死掉一個更豐福的生活與更多的榮譽。……

但是，我們的瑪利莎：他交流着眼淚和莫名的憤懣。這倔強的小生物，可憐為命運所播弄的十八歲的孩子，你也黯然傷別嗎？

我們的瑪利莎遲遲地回來了，從慈母賦別的眼淚中，從夜風呼哨的湖畔，從熱鬧的但與我們孩子明日生活無關的市街裏，他回來了。他有孩子樣的別前的情愴，但是疲憊的，悽愴的。

映在等待他，這數年來同起同臥的真摯的友伴，自然也會感到像掛在秋末的樹枝上的小葉的命運。他知道這共

同支撐的夜晚已經是最後了。

千山萬水的行程，冷漠孤寂的行旅，在一徑黃昏的古道上，任瘦馬的蹄聲叮得，而這些異鄉孩子們都各懷有一顆友情的心；把自己的坦白與真誠做了相互的呈獻。縱然是一小點生命的火焰，在彼此撫育的感懷中也該開出更大的值得珍貴的奇異的火花吧。

每一個淺淺的生活的脚印，都是記憶裏插入雲表的紀念碑，你會撫別平日無心過問的小花草，細想偶爾飛過窗前的細腰蜂，小蛺蝶，或是更小的一枚鵝卵石，在預備遠徙之前，或更有一次短暫的停棲之後。

我們的瑪利莎縱是自小的弄潮兒，那嬉笑的海，憤怒咆哮的海，該會啓示給他生生滅滅的一切了。然而——可憐的孩子他低了頭，在往事的前面低了頭。是想化雪的日子裏，偷聽崖上的畫眉鳥放歌；是看流水裏行雲的時候，順手拈起的一隻透明的小蟹？或是那快樂的悲壯的合聲捉住了他？再不然定是又相思那會唱歌的小麻雀了。——在昔日爲我們讀得朗朗上口的一隻小曲裏，此刻恐怕已沒有人能爽口地唱出：「他的戀人像一隻羞澀的小麻雀——」了，而我們也有時確然感到這小小的天才作曲家的別緻的匠心，當她嘈嘈切切地述說，或是清亮地笑罷就躲入海棠花叢的時候。……在寒冷的夜晚，當風雪嚴封了門窗又安靜下之後，隨便哪一個耐不慣蟄伏的生活的，燃點了一束火把，就彼此互相傳遞着高舉到暗夜的山頭上。而那種充

滿了孩子氣的生活也相離未遠呵。

隔壁的鐘聲又響過——

我們的瑪利莎有淚噙着了。幾小時之後，他就要別離數載歡聚的同伴，隻身到很遠很荒僻的地方，味感另一種自知無意義的人生。是爲了滿足什麼？完成什麼？把這些孩子們以一根無形的線索牽引到一處來，用人工鑄入固定的模型中，失去自我的存在；而且在無絲毫希望的歲月裏化爲灰燼泥土……

但他坐起身隨手開了燈，在已往常做「生活學習」的稿冊上，起始寫他的告別信，一時間思潮湧泛急湍，幾次幾乎中途停下來，終而，他抬起頭順手折疊，夾入映的稿冊中。——在露出的斷片上讀給我們這些字——

「——我很羨慕你們的生活：可以隨意說笑，或在一個齊閱讀和寫作你們所愛的，你們可以像春天的小樹一樣地生長。

我祝福你們，爲了愛的情面，爲了我將失去你們失去我自己。在黎明的風沙中有牽引我的生活的魔帶，我將在別人手掌中變成原料，爲了完成另一種無情的創造——」

映經過幾日的緊張生活；此時沉睡了。輕微的呼吸很勻和。

我們的瑪利莎乃無力地頹然就臥，讓眼淚盡情流下，流下。他只等待那五鼓的一聲鷄鳴，窗上的魚白色，而靜夜中，彷彿萬籟有聲，如從大宇宙中傳來幽微的脈息。

# 獻花小語

陳震

家的懷念在我的記憶上已經是褪了色的花紙，甚至我會不經心地把父親的來信撕碎扔進紙簍裏去，雖然我還會讀過那信裏所告訴我的消息，但是我已經猜測到了，那刺心的字句會像一隻蛇去噬痛我的心，與添深我莫名的痛苦。於是，我痛恨能引起我懷念家的一切瑣事了。

但是，在寂寞的時候燃起煙，會偶然地想起家的，甚至把散落的花的碎瓣再拾起來，往事是一篇極值得回味的故事，我又開始去對思慮愛戀着了。

我相信自己是在矛盾的門檻上躊躇着，想去邁動那一隻腳，却又畏縮門檻以外是否安然，但是終於情感控制了平靜底心，使我無法不去把另一隻腳也浸在泥濘裏。

當泥濘糾纏得使我不能動彈的時候，四周是黑暗得可怕，雖然自己還是在掙扎着，去努力尋覓一些星火來照亮逃出這苦難的道路，可是疲憊已是不能支持，甚至再勇敢地邁動一步便倒在中途上了。

最後所僅留下一絲微弱的喘息，難再勉強去為生路掙脫便寧願把自己葬送在那兒，讓熱淚包裹着，我却是珍惜這不輕易拋掉的聲色的。

在自己如果悔悟心的苦痛是不可醫治的傷疤，那我又

甘心忍受這一次凶險去剖開獻給母親，雖然母親是默默地等候我十年了。

也許她是喜歡看見那紫色的悵鬱是從苦痛的心裏傾吐出來的；而且這些都是母親所不熟悉的，她願意知道沒有經過她眼見的事情，那樣她會覺得有興味。小的時候便常常叫我坐在她膝上，聽我滔滔地說着，客廳裏來的客人那一個愛向我做鬼臉，怎麼把刺人的鬚髭吻我的兩腮，還帶着腥臭的酒味。父親偏又要我坐在他懷裏，為他唱一隻歌，他仰着頸子笑，滿臉的皺紋，看得使人駭怕，可是我逃不出他的懷抱，我想哭，却又怕父親看見會罵我不聰明，父親說哭就是不聰明。

那麼一大群人躺在床上抽煙給我說鬼的故事，我怕聞那刺鼻的煙味，但是我喜歡聽他們說笑。有時候他們笑得噴茶，我討厭把唾沫噴到人臉上，那怪味能叫人作嘔。

我不明白為什麼父親喜歡他們，每天晚晌為他們預備酒席，喊破了嗓子划拳，喝醉了酒就躺在床上睡。他們却一些都不覺得羞愧，還笑着臉向父親說：「今天的酒不大好！」。父親老是溫和地向他們解釋今天的酒太簡陋，我討厭他們說假話欺騙父親，我罵他們太不通情理。這些



瑣屑事情說給母親却只能逗起她笑，她往往爲這興味的事  
情去遐思，把自己陷進迷惘裏向着燈出神。

母親是最愛憂慮的，對於一件極不該經心的事她都深  
切地關懷着，雖然，日子在她覺得是悠長地，她能够耐心  
去栽植花草，又能守候着那株花樹結了繁榮的果實，在灌  
溉一株新芽她不惜勞累去爲它除去亂草；但是，她却不會  
爲自己的衰老關心，讓歲月把笑臉折磨得失了光采，添深  
幾條紋皺。

終於堆砌的紋皺掩上了她的眼睛，把那最大的辛勞遺  
給我，像是很安然地讓幸福的繩子束起來，不會爲哭聲有  
些兒囁強，甚至，她會駭怕衣襟絆住她的步趾，不能早些  
脫去這纏綿。

便在這一次遞變之後，我痛苦難於再捉捕一些能够關  
心我的笑臉，雖然，這憂愁是家裏每一個人的；但是，在  
我却是刻深了心的永恆的苦痛。我知道我將孤獨下去，與  
怎樣去攀越我自己的峻峭的道路了。

這樣便無法使我再安逸的卜居在家裏，雖然，我相信  
幼穉的年齡是不該爲環境嘆舌的。這艱難是在我已經坦然  
地步上長路，而又畏縮那崎嶇了。甚至這樣我都不會爲家  
的留戀而停着脚，我開始試驗著去把那影子遺忘，與遮蔽  
着偷襲來的回憶湧上平靜的心。

在路上我不擔心風險，而却使我懷疑那每一個不習慣  
的臉色了，那會像季節一樣，寒暑的轉變使我驚奇，使我

爲此偏促不安；雖然，我還不會悟解那是否是善意地誘  
導，但是，我清晰了鑲着一片善良的笑臉是該留意那心的  
刻毒的。他默默已經爲我布置好了一條絆索，誠懇地指示  
我應該走那一條路，我感謝他，一定依從他告訴我的方向  
走，我不暇偷顧他得意的顏色。

從這些險惡裏我學得了聰明，學得了父親的朋友們的  
鬼臉，我能辨識人，同時，更會把自己的臉也鑲上善良，  
用精明的眼睛在尋找一個從泥濘裏跋涉出來幼穉的人，我  
婉轉地告訴他，從那兒走是得越過一道溪水，一重山。甚  
至我爲他肩負着那笨重的行李，送他走過一片黑暗的松林  
。當我疲憊地向他搖手，告訴他說：「朋友！珍重你的旅  
途吧！」他却瞪圓了眼睛，用難入耳的字句詬罵我，是誑  
騙了他不該從這條崎嶇的路上走，使他懷着驚懼。我能爲  
此痛哭，爲此剖開我的胸膛，但是，他却苦笑的走了。

這些我都忍受慣了，寧願看見在洪流裏呼籲撈救的生  
命，我却駐足苦笑：「去吧！你會永久平安了！」  
不可告人的罪惡，隱密地蘊藏在心底，終於不堪那積  
壓了。即使那是一次極刑我都願意去身受這痛苦，而減輕  
我一些咒罵。

俯在母親的墓碑旁邊，把說不完的憂鬱，都傾吐在那  
兒，她會像童年一樣靜靜聽着那有興味地她沒有看見的故  
事，讓熱淚在眼角上模糊着，我不敢哭出來，母親是最討  
厭哭的。

把一束山花放在母親的墓碑前面，檢起帽子。

# 懷 P H

紀果軒

讀了南星君的「松堂」和辛笛君的幾首短札，我不能遏止對於 P H 的懷念了，而今天又是入夏以來第一個陰沉的雨天。

有着十年以上交誼爲一切朋友所寵愛的 P H 的頹長影子，如今距離我們是太遠了，遠到一種幾乎不能想象的地方！六個月以來我簡直不曾得到他的音耗，除了從聰明的敬子和頑皮的大忠口中得到一句「哥哥有信，很好，」之外。去年柳梢發青學生們正到頤和園什麼的旅行的時節，他自多雨的江南寄了一封長信，頂可憶念的就是末尾抄了兩句牛希濟的生查子：「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他說不曉得爲什麼就抄上這兩句，當梔子問我這兩句話在此地究竟當作如何解釋時，我竟噤了聲談不出，而她呢，却一轉身臥在裏間的床上，將頭伏在枕頭裏了。

二十五年芳草正綠的季節，我們在頤和園會有着一個終日的聚飲。他仍是穿着那春夏秋冬三季常青的灰西裝，不過把大衣由暗棕色變成灰色罷了。我們立在知春亭的小橋上讓風吹起我的藍布衫，踱過石舫北面一座不知名的石橋在歷亂的杏花下談着人生種種，他從衣袋裏拿出 T 大學販賣部作的朱古律來嚼，當我們從長廊走向湖畔已是正午，

不知他從什麼地方弄來大批的茶和點心，款待起我帶來那一羣從塞外風沙中遠來的學生來了。那些老實的年青人，吃完許多平生未見過的小巧點心之後，連謝字也不會說一聲，只把一片誠懇的笑回答了他，於是我們就由他的領導步向距離不遠的 T 大學。

我們未來之先他已向 T 大學交涉好借給房子，後來忽然被一隊運動員給佔了，他爲我們和當局打了一頓架，終於又找到其他的地址，可是我們來的時節因爲不知道，依然在前門下車，他在晚風中於清華園車站相迎，聽到我們不下車的消息，那種失望的顏色是我到如今也忘不了；我們才下車將行李搬到店內，他已坐了 Bus 追蹤而至，當下定了今日遊園的約會，你看他就是這樣一個熱誠得令人難捨的人。

在 T 大學大約他是「人緣」最佳的一位了。他領我們到學校裏，幾乎沒人不和他打招呼。他在氣象台上指示給我他最歡喜的圓明園石柱，以及那一帶敗瓦頹垣；他在以建築玲瓏著名的食堂裏，告訴我他吃飯的台子，他告訴我工字廳後的河池和橋，他領我們到大禮堂看那雄偉的圓頂。……

「處處憐芳草，」這真是一個芳草的夢。

我是一個不大會算計與過日子的人，同時他又總在病中，所以十年以來差不多老在淩亂中打發日子，他看了我住的小小三間東房，白天曬得令人心焦，晚上電燈昏黃黯淡，且只有兩盞，常常發出一聲嘆息，覺得一個有家庭的人樂趣不過如是，其實他還沒有看到我親自下手煮飯和洗碗那種狼狽，以及油鹽醬醋煎藥看大夫那種瑣屑。多一半爲了我的原故，他把結婚和愛情這兩件事看得過於通透；以致他雖然有着令一個漂亮女子追逐的輪廓，性情與年齡學問，却老是過着遊戲人間的生涯，我時時寫信勸他不該有這種太「世故」的觀念，但他的回答總有讓我不能置辯的理由。其實呢，他何嘗是「世故」到這樣的人？他不是在任何方面都表現着詩的真實與熱烈嗎？我後悔把他的信都燬棄，不然，我不難抄下一兩段來讓你知他如何溫暖而又有趣的人。（我希望南星兄能作這工作。）前年夏天，我搬到了一個較大的院子，是獨院，且有爬山虎與海棠，屋子才油刷過；有地板與鐵紗，他給我寫信說，（那時我仍在荒涼的塞外）

「你有一個可愛的家了，我希望能在你那裏過暑假。假設我將來結婚，有這樣一個家就滿足了。」

我頗高興於我的朋友對我的家居然生出一種愛慕。我從初夏就計算怎樣和他度一個雨夜。等我到家時，已是酷暑，且已非常不安定，晚上還沒有星光就得閉上街門聽遠

處傳來種種不愉快的聲音。但他終於來了，大約是七月二十日左右罷，總之是沒有月亮而又悶熱的一天傍晚。我們在院子裏吃過綠豆稀飯和已經冰了的粽子，他很高興，因爲他愛吃甜東西；五歲的小楠很早以前就喚他做乾爹，這世俗的稱呼，在別人我聽了很討厭，但在他則別有親切之感。大約每次到我家楠都得到他異常的撫愛，所以只要他一來就滿院子乾爹乾爹的叫着。我們吃完飯坐了矮板凳在院子裏涼爽。楠在他懷裏認天上的星。他談到自己到秋天，將應留學生試驗，並預備未來有一番美麗的夢。又說，今天正送走S，他到英國入愛丁堡的，這位先生交給他一集小包裹，打開，裏面滿是些「梅濁尅星」的立平L之類的藥盒子，另外還有好些與一位多情的妓女叫X小L的來往信函，我們笑了半日這位先生的趣味與這包臨別贈品的好玩；後來話就轉到不愉快的方向，而他開始報告了我的幾樁綺聞，大約我揣度他頗有點傾倒於同年級的C吧？尤其是她的妹妹。因爲他老是在讚賞着，但C已作了一位無線電老闆的太太，遠去H埠，妹妹却在某種莫明的原因下服了安眠藥。看來世界永遠是缺憾，我全然想不到PH這樣的人會有在愛情上不如意的事，因爲好像他只許讓別人不滿足而絕不能爲了別人使他自己不滿足也。隨了半夜的流星他有好幾聲輕微的嘆息，我爲了改易他的心情，開玩笑似的問他：「什麼樣的人，才合乎你的理想？」

「那倒簡單，第一還是漂亮吧？有個宴會什麼的，總得

叫人看了不討厭才好啊！我覺得必須是細長身材。」他半諧謔的向我說，「看起來胖子真是倒楣，我不和你們一起談了，儘拿胖子開心。」病後身體發胖的梔帶了久已睡倒在懷中的楠進屋子去了。

我勸了他許多不要把事情看透的話，大約我的話不會說到他心坎上，因為我是真正事故了的人，他呢，表面有點事故，而心却單純得像孩子。以此他聽了只有微微一笑，而我則大大感到自己的愚蠢；於是「睡吧」作了這可憶念之一晚的結束。

說是要過一個整假期的，就只有這樣短短的一夜。早晨，他醒來沒有顧得洗臉，就趁 Miss 出城了。

後來有一個時期我很爲他擔心，因爲那時城外有種種謠言，而且事實也真證明當前的危險性。又是一個早晨，雨下得怪淒涼的，他從外面像一隻鳥的影子般閃進來，頭髮剪短了，換了像我這樣破舊的藍衫。報告了我他怎樣由城外跑到城裏之後，就匆匆的擎着油紙傘出去了，這最後的一面簡直長談也沒有。

而他就悄然地離我們遠了，遠到不能想象的地方。

南星君大約總還記得在某個冬天黃昏我和他同敬子到宿舍過訪的事吧？我們在那微小的屋子裏有一大陣溫暖的談話。南星君的「維爾越葡萄汁」我還不曾忘却。我們三個並排攤了手走出一片紅樓之前時，電燈光已灑遍新築的栢油路。好多人看見我們親近的樣子，都拋一下奇詭的眼

光。實在因爲我那破爛的大衣與他們的太不調和，奇詭亦無足怪。在潤明樓我們吃一頓怪有意思的晚餐，他要了三盤溫樸汁拌白菜，敬子樂得伏在桌子上起不來，我現在覺得 P H 這個人確有點像這個菜，因爲在色澤與味道上全令人爽快而親切。像我這個人就平凡得像一隻窩窩頭，雖然也吃得，但大多數人對牠沒什麼好感，可又不能不喫。

梔近來對他的懷念恐更甚於我，這也可以證明 P H 有着怎樣的溫暖與可愛吧。家信裏老向我打聽他的消息，其實我是一個字也沒接到他的。從民國十九年我有家庭以來他就叫她作梔姐，不但他，連敬子大忠和我們都喜歡的，他母親，也是梔姐姐的叫着。別人見了真像一家人，而他又有着比一家人更親切的情誼。我和梔的糾紛常是因爲他一來而化爲泡影；梔因病而感到的空虛與苦悶也因他的幾句話而消除。但他何嘗是那種規矩鄭重得像作客一般的人？來人後先是吵着要吃的，——有一次要吃肉，我們倆就吃了一塊錢的醬肉——隨後就翻東西，越是信件越要看看，再就是縱橫不拘的躺下，把泥土全擦在剛洗完的床上，「你看，把單子都弄髒了！你呀！」梔發煩着說。可是，當你留他吃飯他就披衣而走的時節，我們立刻感到一種不快，我們對於這種不羈有着似厭煩的喜愛，好像沒有了他，我們就少了歡悅與人間的溫情，也少了生活上的某種趣味。

他是一個詩人，因爲他有着詩的心情。是一位清新的

散文家，他本身又是一篇動人的小說。但他却放棄了文學不讀，而讀了枯燥的經濟學。我們也只可埋怨中國社會對於文學的虐待過甚，才使他有這種轉向！二十二年我在某一小城市過着極不如意的生活時，他由西洋文學系轉系，會致我一函說：「我們在念五大悲劇，你說，知道了，被幽囚的普羅米修士：是埃司基拉作的，管淡事！」我一想到他這話就為現在大學「文學士」黯然氣短。可是，他學了半天經濟又怎樣呢？畢了業頂好的職業是到C銀行當練習生，每月有四十元的取入！還得經過一回考試。……

今天的天氣實在讓人惆悵，舊曆的五月而有着八月的風。細雨雖停了月亮和星還隱在雲中。我想到十一年前我們都在中學時的一個雨夜，那時P H還是十四歲的孩子，每天下晚自習都要到我的宿舍睡上一會，這天我家裏來快信說我祖父病重，讓我回去，他為這暫時的別離在我那裏留戀一整晚，後來還是我催他走了，外面雨還在下，地下積潦映在燈光裏像一條蛇，他拉了我的手說：「你暑假前還回來嗎？」我還沒有回答，他的淚已經擦在手帕上了。僅僅十一年頭我已變成「中年」的人，而他呢？在今夜是不是懷念着北國的朋友？

「漸行漸遠漸無書，海闊魚沉何處問！」

附言：P H實在朋友中之多方面者，我所了解於他的未免太表面化，因為我夠不上是他的「詩的朋友」。所以我希望我這皮相的文字引出更多對這位可愛的友人懷想的文章，例如南星兄殆即其一也。

## 生命與藝術

K 吐血了，因而發生對於肺病的恐怖，於是作了一張畫，畫着自己的狀貌，口裏滿含着吐出來的血，還有許多象徵的形象。他對於這作品，感覺滿意，特地約我去一看，我覺得他可怕，然而確實能夠表現出患肺病者的恐怖而想掙扎而又自知無力的那種哀怨痛憤之情來。W 吐血了，自以為被肺病的魔手所擾了，而做了幾首詩，今天特地跑來，寫給我。那第一首是、

### 生命

漆黑的夜裏。  
張着黑帆的  
船兒奔馳寂寞的旅程。  
離岸衣鳥地，  
從遠處近來，  
又向着遠處逝了，  
載着灰黯的生命。

還有一首是

### 清晨

霧從山野退去的時候，  
心飛到那條流着神之水的溪邊了。  
小鳥，時而在天空劃了一條音線，  
心的旋律，展開了無盡的幽韻。  
溪水泛起小小的漩渦  
心被激動得顫抖了。

若是雲雀掠過了麥梢，陽光又噴在溪上，  
心就跟着清晨迷離了。

這種靜寂，纖細，怯弱的心情，也確實是患肺病者所特有的。他們都受於自己的病，但也都滿足於自己的作品。啊，「杜鵑欲化，獨振哀音，鷓鴣將亡，冀留勁羽。」（洪亮吉與畢侍郎戲，流黃仲則語。）生命真能夠託藝術而永生麼？即使是一「藝術第一，生命第二」，但凋殘的生命既滅亡，由凋殘的生命所產生的作品，能不朽麼？我對於生命與藝術的關係，實不能解。

徐懋庸：不驚人集。

# 碎 琴

王石子

家駒這兩天沒有寂寞了，一天裏有二十四小時他總嫌少，不够分配那些快樂的，他在第一次給宋彬的信裏寫過這樣的話：

「我是世界上最驕傲的人，

我耻笑皇帝，

他只能住那富麗的囹圄

——那活人的墳墓。

我耻笑富賈，

費盡畢生的精力集錢，

爲入木時交給子孫。

啊，我是最驕傲的人，

因爲我有妳——彬。」

宋彬是愛神前天偶然送給家駒的，他單獨着過了幾乎全部的青春，現在開始另一個境界，快樂撐的他都不咀嚼了，只是精神膨脹，一時也不能鎮定。

家駒很有骨氣，從小學到大學向不肯低於任何人，他二十六年的時間都是踏着榮譽過來的，父親遺傳給他上進的雄心，使他在事事上都去努力，在事事上都站在別人前面。在學校的課程上，他最看重科學，所以大發明家的美夢縈迴在他腦子裏的時間也最長，一直到他在大學裏選課確定自己一生的事業時，科學家的憧憬終於塗迷了那許多中學階段的藝術家，政治家，教育家等的影子，他專心讀了化學系。

他不求人知道自己，每天總是緘默地去分配自己的生活，他把教室，試驗室，圖書館剩下的精力，還去玩玩球，練練樂器，寫寫文章，但文章却是寫完撕掉，並不給人看，他覺得文章只是給自己看的。

用心讀書的人都偷偷地尊崇他的學識，許多女人却喜歡他的儀表和態度，四年在大學裏他接到過五個女人對他表示好感，其中有兩個是訴之於信件的，家駒在情懷上當然需要女人，但他由有秩序的環境裏生長的很健全，有情感，有理智，也有意志。青春的火燄雖然是突發的，他也能隨時加以理智的裁奪，每當女人問題來時，他總給自己這樣一個見解：

「我應當愛女人，我更應當有愛女人的能力，不然我是害她，我是害我自己，更是害社會。」

在這信念下，他痛苦着謝絕了愛他的人，他看重戀愛的義務，他最恨以戀愛為遊戲的男女。所以他在學生時代總是隱匿着來發達自己。

社會並不辜負人，家駒念完了大學，成績佔了最高的分數，學校珍惜他，給他安排了他的路程，先在本校任教職，二年後送他德國去深造。

家駒因為身體的健康，心靈的銳敏，他的生活裏也深覺到需要女人，但他不願去追求，只使機運來等待。

在他任職第二年開始的秋季，忽然發現本校生物系新聘來的一位女助教是他中學裏的同學李凌君，凌君那時以美麗安詳吸引過許多男人，可是她都使那些男人失望了，他自己單獨的讀書直到完了另一個大學的生物系，她不願意去倚靠男人，所以卒業後就來擔任這個職業，凌君對這裏一切都很有生疏，家駒自然就成了主人，凌君很喜歡請家駒幫忙，家駒也深感到幫忙她的愉快，這時不由的他們彼此啓開以往愛情的封鎖，漸漸把自己的心向一起溶化，實際上這兩個心在幾年前就常向一起瞻望，不過個人都被進取的繩索給拉回了。

按年齡，他倆都近了成年人，可是在戀愛上還都是幼小的，當愛火燃燒起來時，都是昏迷，羞臊，辛苦，緊張地去應付，凌君過於愛羞，家駒又太老實，因此，他們愛情的過程，走的慢極了，往還了將半年，兩人的手還是聖潔的，在多少次很自然的機會下，都不敢相握起來，只是各人從手上冒出愛對方的冷汗，他們倆都忠誠地信任這個愛情，也都預料這愛情是需要幾年後才會長成的，他們並不憂慮，都承認這愛一定長成很結實。

年假分離了，凌君回遠地的南方省親，家駒仍留在北方，這時他們分離了身體，反倒更拉緊了他們的心，沒有了見面的羞臊，所以在信札上彼此才敢說出很甜密親切的話，假如他們再真敢把信上的話實行在見面時，接吻是很可以的了。

出人意外，在開學的前一週，出現了一個極大的政變，不但隔絕了交通，連家駒他們任事的學校也停辦了，家

駒變成了一個公廨的旅客，凌君失了音信。

家駒從美夢裏醒出來，教書，研究，出洋，成發明家，女人，都成了夢裏的故事，當前最切要的就是怎樣延長去吃以往剩餘的那點錢的時間，吃完後再如何生活下去。好在他很有見識，很懂得誰應負這個叫他受苦的責任，這時他不再多想前途了，只是得着凌君來使精神欣愉幾年就算了，就是死了也算了。這個希望叫他更苦起來，因為現在再得凌君比另謀件事作實是在更難的事。

又兩月後，他得到凌君一封信，說她已經去一個地方教書，男女同事很多，精神尚好。並盼家駒忘掉她，來北方的可能是很小的，信中情意甚淡薄，家駒眼裏都變得迷離，生活是糊塗的了。

家駒個性倔強，他覺得凌君既淡漠了自己，有那些同事來安慰她，自己絕不再去乞愛，寧自終身孤獨，他於是恨了自己的生命，覺得多活下去只是多受些罪，今後最好是用盡力摧毀身體，喝酒，吃煙，打牌，他希望求在很短時間裏自己就會餓盡了健康，他見着什麼都憎惡，都沒有意思。

這種變態生活沒過多久，家駒覺得更痛苦，他本來不是一個可以頹廢的人，他想與其慢性摧毀不如乾脆自殺，若不自殺就該從困苦裏拔起自己，順利裏的成功是不足誇耀的，這個意念一下子就挺起家駒，他要作出點成績來給凌君看。

他每天到圖書館去讀書，也翻譯科學和文學的名著，以外還在一個中學裏兼授一點數理課程，翻稿的酬金和教書的收入也能維持了他的生活。

努力學業就算是家駒的生活主幹，他最怕的是閒暇，閒暇就覺寂寞，寂寞就想享樂，所以他每在晚間獨居公廨時唯一排遣煩悶的就是小提琴和南胡，曲子全是悲傷的，他的同院有一個新近喪子的老嫗，每晚聽到他的樂聲總要流淚。

一天晚間他正在拉琴，在他門外給他一句問話：

「田先生，我們可以進來嗎？」一個半熟識的聲音，接着就是幾個女人的笑聲。

「誰？來吧！」他放下琴，開門後是他同院的一位姓何的，帶着三個女人，他素日很不喜歡這位何先生，嫌他的服裝流氓氣太重，每天以戀愛為事業，他現在既來拜訪，有碍三個女人的情面，他不得不把他們讓進來。

「請進，我的房子太髒，對不起你們。」



「不客氣。」何這樣說，三女人都只笑。

「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田家駒先生，這是宋小姐，這是劉小姐，那是張小姐。」家駒知道劉小姐是他的朋友，每天見她到公廨來，常常夜裏總不回去，張小姐他也見過兩次陪劉到這來，宋小姐他沒見過，他向來不喜歡這類人，所以同院快到半年他總盡量避免結識他們，這次他們突然進來叫他馬上掃去了許多惡感，就是太喜歡宋小姐的樣子了，宋彬真够的上一個稱謂健美的姑娘，也可以說是十足的學生美，少女美。衣服是極樸素的，只有那雙鞋稍顯風騷，但這也不能奪去她的聖潔。

「大家都坐吧，愛那個地方就坐在那。」家駒說話是自然的。

「田先生真有意思。」宋彬很伶俐地說出這們一句，家駒剛覺得這女人太欠深厚，馬上又想到這還是少女的天真，好印象又進了一層。

「田先生，宋小姐是劉的同學，她今天來玩，很喜歡你的音樂，打算跟你學學，不知道成不成？」何這樣說給家駒拜訪的動機。

「我這不叫音樂，只是拉給自己聽的，我也沒老師，那配教給人。」家駒居心不是客氣，他會的好些事是都沒有老師。

「田先生不願意教我吧！」宋彬很活潑，在不想愛她的人看，是有點膚淺，家駒從凌君身上厭惡了大人氣的女人，所以越感到宋彬真是他意想中的標準人物。

「噫！不是這個意思，假如你不討厭我作先生，我是很喜歡你這個學生的。」家駒現在對女人完全改了態度，他深悔自己的暗澀是不被女人喜歡的。

「田先生早先是大學裏的青年教授，數學好的很呢。」劉小姐這樣介紹。

「那我也要跟先生補習數學，成嗎？」宋彬很顯明的是愛家駒，其實這愛是幾天以前從他的容貌上確定的，不過家駒沒有經心這個女人。

「當然，可以補數學你就給我五塊錢一小時吧。」大家隨着家駒的話發出不同的笑。

「可是你每天得請宋彬看三場電影。」張小姐說出宋彬的一點生活。

「先生再給我們拉一段琴聽吧。啊，先生！」宋彬最會撒嬌，她在中學的五年裏把女學生們的風味都學到了，

所以她在愛場沒有失敗過，隨便可以叫男人來去。

「哎喲！你看，人家已經叫『先生』了。」劉和張都高起聲音來玩笑。

「好，我今天改個調子，你們喜歡聽『西班牙狂歡曲』嗎？」家駒拿起提琴，心和臉都是笑的。

「從今天田先生就不再拉那叫人哭的的調子了。」劉小姐天性浪漫，在戀愛上他有經驗，何已經是她第四個愛人了。宋彬明白劉小姐的話，用手輕輕打了她臉一下。

幾個人隨着家駒的琴聲，也都是狂歡的，拉完大家又談了一會，就要散了，劉和張一定勉強宋彬再自己多留一時，宋彬看出家駒在戀愛上很生疏，也就沒有使用出女人的矜持，稍一推辭就留住了。家駒因為有很大的兩性的饑渴，又有和凌君失敗的經驗，他又受着愛宋彬的蒙蔽，所以他絲毫不感到宋彬是輕薄，他感到這才是愛，這正是他渴望的熱愛。

何、劉、張，三個人都去了，寂靜的屋子裏只剩下家駒和宋彬，家駒臉紅了，不知道再要幹什麼，宋彬沒有羞赧的表現，她看着家駒的容態很可笑，可憐，可愛，宋彬身子很活軟的各處亂走亂翻。

「我是憲兵，我得檢查檢查。」宋彬純潔中頗有媚態，腳安放的角度和身體的活動都是有吸力的，家駒不會用話來敷衍，只有笑。

後來宋彬看他的像片冊子，裏邊有一個凌君的像，宋彬於是在臉上顯出半笑半怒的神情：「這是誰？我不願意你要。」

「這是我一個同學，也是同事，還是……」家駒向來對人是誠實的，尤其他在一個愛慕的人面前，但他又不好意思馬上說出。

「還是什麼？還是朋友，還是愛人是不是？」宋彬故意撅起嘴，可是看着全是假怒。

「是朋友，還够不上愛人，她現在另去愛別人了，已經給了我最後的信了。」家駒很鄭重的說。

「我和你鬧着玩呢，誰沒交過朋友。」宋彬的臉又全是笑的了，她覺得家駒實在忠誠，忠誠的怪好玩的。家駒神情非常靈敏，他很嫉恨「誰沒交過朋友」這句話。於是他把這煩惱就放了臉上一部分。

「先生，你氣了嗎？我是和你鬧着玩呢？」宋彬以為家駒是不願別人提他的舊事，在宋彬的人生觀裏一個男人或女人，多結識幾個愛人沒什麼關係，戀愛就是玩，何必一生非死愛那一個人不可呢。

『我嫌自己心胸太窄。』家駒說了這門句不容易明白的話。

『你們男人都是這樣，竟恨女人。』宋彬在男人下邊用的這個「都」字又叫家駒想到這很顯明是她比較上的經驗，所以他臉上還換不了笑容，宋彬非常機警，她馬上察覺出誠實人，是對作事認真的，應當說話少給他猜疑的機會，於是她沒等家駒再說什麼就又接着說：

『你跟我哥哥一樣，他有時竟冤枉女人。』這句話像一個大擲子，一下把他心上的灰塵掃去。

『我是個傻瓜，我常愚弄自己。你還喜歡我作先生嗎？』

『喜歡，我就喜歡這樣人。』實際上宋也是喜歡家駒，她想就是家駒作她認識的末一個男人都可以。

這一個晚上就是他倆戀愛的開始，家駒也不再到圖書館去，生活費用去向親戚朋友借貸，他挪出大部分的時間來和宋彬在一起。他興奮極了，他說自己是世界上最驕傲的人。

一週的時間，他們就超過沸點的愛了，有了一切兩性的行爲，在這七天裏家駒像一葉帆船漂盪在波滔的海洋裏一樣，歡樂、憤怒、懺悔、忍耐，哭泣……都來打弄他，他確是不認識社會的黑暗，他絕想不到一個十九歲的中學還沒畢業的少女，就會和兩個男人發生過性的關係，和五個人講過戀愛。他憤怒極了，當他第一次發現宋彬不是處女的時候，他想一刀去殺掉這個敗類，但這個憎恨一萌起，就馬上被愛壓住，愛叫他去原諒她，去明白她墮落的內幕。

愛和憎兩方拉着家駒的心，扭開和改造兩個意見隨時戰鬥，他有生以來還沒接觸過女人，所以他頓時也不能擺脫掉她的迷戀。他只能按着自己過下去，瘋狂地兩人活在獸慾裏。

他倆都極富有情感，宋彬在靈肉上都承認家駒高於以前她遇到的男人，家駒特別喜愛宋彬的顏色和伶俐，宋彬是想和家駒多過一個時間，假如到不得已時離開他也成，反正享樂到衰褪了容顏再去給一個有錢的老頭子作妾總也算一條生路。現在兩人都用力都拉着這根愛繩。

家駒用了懇求，凶狠，調查種種手段慢慢明白了她的一些經過，她的聖潔破壞者是一個在電影院結識的一位中學學生，那人二十五歲還沒在那個名譽掃地的中學畢業，那人會唱兩三個電影裏的歌，她就是爲崇拜這幾個歌而失身的，她那時方十六歲。第二個和她有性的關係的是個軍人，這個軍人和她家是個同院的鄰居，她因爲可以隨那軍人去看電影，又見那軍人能自由地打人，於是就發生了愛情，就把身體移給了他，有時還偷着去送給那位結束她

處女中學生。後來軍人被調去了，中學生因偷東西，被革除而去一個印刷所作校對了。

以外她更和她的教員，大學裏運動員，唱舊戲的票友都結識過，這些人她是否認需染過她的。

家駒想出許多方法來勸戒自己，應當把宋彬看成個下流人，應當戲弄戀愛，但這個在家駒是作不到的。

「我該犧牲了我的名譽來拯救彬，我再撒手，她是更要墮落下去的，我應當不顧人們的指點謗議，從我身上叫人來看重她，我至少是給她一個醒悟的機會。彬雖然是一個碎琴，不能發出和諧的聲音，要用我的能力來修理它，叫它從破碎中再完整起來。」家駒最後這樣指給自己一條道路。

家駒的精神常常自己不能管理，忘了宋彬的以往時不知道怎麼服侍她才好，有時總願意跪在她面前表示自己的虔誠，她的汚史翻上腦時，恨不能去咬碎她的全身。他在日記上寫：

「失了貞節的女人，就失了作妻子的資格，更不配去作人的母親，地球裂開還可以長全，這個遺憾，是絕不能補救的，就連上帝都不能再把亞當夏娃的聖潔還回。彬完了，一生完了，她將來可以死去了身體，死不了去這個汚垢。」

他雖然這樣恨彬，他絕不辜負彬的愛，壓着痛苦，不使彬失望而再去接近壞人。在幾年以前他曾是一個反貞操論者，現在他明白了，原來女人的失貞不是身體的殘缺而是精神的裂痕，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愛情問題，他說：「我能原諒她，除非我不愛她。越愛她越恨她。」

後來他給自己一個方法就是憐憫她，並且拿她給自己的愛去阻擋其餘一切的思想。

這樣經過了三個月，宋彬覺得這愛情又陳舊了，對家駒稍露淡漠，家駒覺得她又掉下去，就多告訴她社會的黑暗和作人的方法。每天在彬走後，他總是伏案大哭，哭一場他才輕鬆一點。

又過半個月，家駒正在給彬洗她留下的手絹時，郵差送給他一封信來，字跡很拙，毫不熟識，他趕快拆開：

「田先生，你應當自愛一點吧，你連錢都沒有，還配講戀愛嗎？你頭腦那們頑固就不是現代青年，不該住在都市裏。我在外國留學多年。只有宋彬小姐才配愛我，只有我才配愛她，希望你用鏡子去照照你自己吧！」

×××謹上。」

# 小新房

H. Harland 作  
林 榕 譯

諾曼底近海處，有一個少有人跡，但頗引人注意的村莊。莊裏建築著一所非常美麗的小新房。那裏長滿了櫻花和油菜，鋪遍了草場，還有被茂密的榆葉所遮蔭的小徑。有人看見這所小新房，一定會十分驚異的。因為這裏的房子，全是農民的粗陋居室，苦工們所住的草屋。而僅有這所是特別的木屋。雪白的牆壁，法國式玲瓏的小窗，特製的窗簾——這樣一所灰色而愉快的房間，矗立在明亮的花園中，爲玫瑰，天竺和綠色的溪流所環繞着。在花園的遠方，有座櫻花園，一行行年老的蘋果樹灣着腰。再遠一點就能見到油菜地和黃稻田，一直到最遠的海岸，有許多直立的岩石，爲海水所沖洗，皆呈獻着鮮明的紫色和綠色，一種說不出的美麗彩色，在陽光下閃耀。

小新房的牆上釘着一塊粗糙的木板。我由狄浦地方一個房產那裏知道房子要出租，於是就用了兩小時的長時間來到這裏看它。現在我已站立在石階上且拉門鈴了。那是一個大鈴，掛在廊子上，垂着一把銅柄，好像一條繩子與流蘇。它的聲音真能傳到很遠的地方。

它傳進了一個在百碼外的低矮葺草小房裏，立刻就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從那房裏走了出來，向我這方面望了

一下，就過來了。一個棕色的老年人，一個灰色的女人。男人是很粗魯的，女人呢？戴着整潔的白棉帽，一個藍色圍裙。兩個人動作起來皆是農民的態度。

「您們是羅勒先生和太太嗎？」在我們說過問候的話後，我問他們。我告給他們說我由於狄浦一個房產介紹才來這看房子。

但，使我莫明其妙的是這一件事好像看見公事樣的干涉了他們，我想將會使他們失望了。他們抬起又年老又衰弱的臉，很急切地看着我。他們相互地交換着目光。女人緊握她的手，神經質地玩弄着她的手指。男人起初也是猶疑，而且微言訥訥，後來才說：「先生，你可是來看這所小新房的？」

「是的，」我說「那房產已經今訴你了吧？我從他那裏知道在今天這時候，你一定會等着我。」

「啊！是的。」那男人說：「我們正等着您來呢。」但對於繼續發生的事，他就沒有動作了。他又和他的太太交換了一個急切的瞥視。她表示出一種快樂的點頭來，然後又低下頭去。

「你知道——先生——」男人開始，說明現在這種情

形。「你知道——」可是他又皺眉不語，好像一個人不知怎樣說話才好。

「這房子也許租出去了吧？」我問。

「不，這房子並沒有租出去。」他說。

「你最好去拿把鑰匙來。」他的太太以一種親愛的態度向他說。接着，她又垂下頭去。

他於是很喫累的走向他的農舍去。在他走去後我們在門前沉默無語。那女人常常神經質的玩弄她緊握的手指。我實在想要開始談話，我贊美這裏尺度的合宜，景緻的優美。她只是默默的回答，有禮貌但很柔弱。我便不再和她談了。

不久，他的丈夫拿着鑰匙回到我們這裏；他們乃安靜地領着我去看那小新房。

房子的第一層有兩間美麗的客廳，一間極好的飯廳，和一間優快的廚房。有一片廣大的紅磚地，瓦磚的煙筒與光亮的銅壺和淺盤。那客廳和飯廳微微帶有法國式的愉快設備。它們的窗戶向陽開着，而且對於花園的芬香和叢綠。我極端表示出愛慕來，於是我的引導人的態度漸漸改變了。從拘泥的，被剝奪般的，變為負責的，最後且富有深切的同情了。他們對我的讚美微笑，對我的詢問也懇切地答覆。可是實在仍保持猶疑不定的神氣。那是一般為情感所動搖的人常態。他們為我開門，或是打開窗簾時，蒼的手總是顫動着。我想，在他們笑的裏面一定是含有悲

痛的。

「啊！」我自己說：「他們是為金錢的苦悶。多半是他們把整個的資本都放在這房子上。他們為急待一個租戶的期望所激動了。」

「先生，現在你如果願意，我們可以到樓上去看一下臥室。」老人說。

這臥室是空氣頂好而很使人愉快的房間，以雪白的紙糊着牆，有棉布窗簾和一些通常法國臥室的設備。由這種陳設裏，表示出實有人住過，且有許多女人的用品。這是我們最後所到的屋子，是在新房最前列的，能够看海。梳妝台上有梳子，刷子；鉛筆，墨水池，紙夾則放在寫字台上，書架上還有不少的書。釘好的像片架也掛在壁爐上。櫥上有衣服掛着，地板上很整齊的排列着鞋和拖鞋。牀上蓋有一張藍色絲綢的牀單，牆上有一個耶穌的十字架，旁邊還放一張拜墊，並有放聖水的地方。

「啊！」我轉過臉去問羅勒太太：「這間屋子有人住了嗎？」

羅勒太太並沒有表現出她聽到這句話。她的眼睛仍凝視前面。她的嘴唇輕輕地張開，她略微感到快樂。而羅勒先生則向着天花板伸出他的老手說：「不，現在這屋子並沒有人住。」

我們回到樓下，結束了一個定局。我決定在夏天搬進這小新房來。羅勒太太為我做飯，羅勒先生將在星期三到

秋浦去把我的行李搬來：

星期三我們一同趕着車，半點鐘裏都沒有說話。忽然羅勒先生對我說：「先生，那間屋子，那間您以為是有人住着的屋子……」

「是啊？」在他略停時，我問。

「我有一點意思要和說，」他說。在說這話時他是一半羞澀，一半固執的。他望了一會那匹馬的耳朵。

「甚麼意思呢？」我問。

「假若你住在那間屋子裏，不動那些陳設，在租價上我們情願減低的。你願意替我們保持着那些東西的原來位置嗎？」他重複着說，帶着驚奇和請求的神氣：「你是獨身的。就是沒有那間屋子，你也足夠住的。不是嗎？先生！」

我自然立刻就同意了。如果他們願意保持屋裏原來的陳設，就那麼辦好了。

「謝謝您。我非常感謝你。我的太太也要感謝你的。」他說。

又有一會的功夫，我們趕着馬沒有說話。後來他冒然的說：「您是我们的第一個租戶，我們從前沒有租過那個房子的。」

「啊！那房子你已經蓋了多年了嗎？」我問。

「我建造的。五六年以前我建造起來的。」他說，然

後停了一會，又道：「是我為我女兒蓋的。」

他說到這裏，聲音低下去。但我覺得這不過剛是他要說的事的開頭。

我好奇的「啊」了一聲，請他繼續說下去。

「你知道我和我的太太是怎樣的？」他突然地說：「我們是粗魯的人，我們是農民。可是我們女兒啊，先生——」他把手放在我的膝上，很誠摯地望着我的臉——「我的女兒就像緞子那樣的好，像花邊那樣的好。」

他仍回轉去看馬。於是，在沉默裏我們趕着馬又過了一兩分鐘。後來，他注視着那馬的耳朵說：「在這鄉下再沒有比我們女兒更漂亮的女人了。」他很快地說着，聲音極其細弱，就像和他自己說一樣：「她是美麗的，她具有甜蜜的性格，又受過良好的教育。她是在里昂修道院受的教育。六年啊——從十二歲到十八歲——她在那裏讀書，她懂得英文——先生，你們貴國的語言啊！她得過歷史的獎金。還有——鋼琴。現在再沒有人彈得像我女兒那樣好了。好，」他急促地說，用一種嚴厲的神氣道：「一個粗糙的農舍會合她住嗎？」他自答着：「不，先生，您不能把一個好花邊放在不乾淨的匣裏而沾污了它。我女兒真比花邊還好呢！她的手比最好的絲絨還要軟，啊——」他喊了起來：「她有那般甜香氣味，她的手啊！嗅着她的手可真好。我時常吻它們，嗅它們，就如同你嗅玫瑰花一樣。」他的聲音，在回想中沉下去了。又經過一陣沉寂，他才

接着說：「我有很富裕的金錢，我是我們附近農民裏頂闊的。我到盧昂去找最好的建築家，最好的巴黎藝術學校，來爲我女兒蓋所新房子。它建築起來，擺設好了，使一位公爵夫人住都覺得合適。所以我女兒從修道院回到家後，就可以有一所值得她住的新房了。先生，請看看，這對於她不是很好嗎？」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破舊的紅夾子來，由裏面拿出一張小像片給我。那是個小女孩的照片，外表極軟弱，年紀約有十七歲。她的面孔却十分美麗，那種不規則的美，在法國是很少見的，看去非常甜蜜、非常溫柔。我看這張像片時，那老人幾乎屏住呼吸說：「她不溫柔嗎？她不美麗嗎？先生！」在我把像片還給他時，他又是急待同情的樣子等我回答。我自然要儘可能的說好。他用顫抖的手指把那張像片放回夾子裏。「先生，這兒。」他說着又由另一格裏抽出一張小白片子。那是法國所常用的死人紀念片。上面印有十字架、鴿子，最下有這樣幾個字：「尤娜·若芬·瑪麗·羅勒，生於一八七四年五月十六日，死於一八九二年八月十二日。爲她祈禱！」

「上帝知道要做甚麼。我剛替我女兒蓋起這新房來，剛建築成功的時候，上帝却把她叫走了。我們——我的太太和我——爲悲哀變得瘋狂，可是那也救不了她呀，也許現在我們還依舊爲悲哀而瘋狂着。」這窮苦的老年人簡單的說：「我們再也不能想別的了，我們再也不願意談論別

的。我們不能夠失掉她而住在那新房裏——她的房子啊！所以根本我們就沒有想到出租。我爲我女兒蓋起那房子，我爲她設備好了，當一切皆準備停當時——她死了！先生！那不難過嗎？我怎能把這新房租給客人呢？但，最近我有許多損失，強迫着我必須租出去，好償還我的負債。我很不高興租給人家。您是一個英國人，假如我不願意的話，就是一百萬英鎊我也不租的。可是，我非常高興地租給您了，您要敬重於她的紀念。而且您允許我們保持那間屋子的陳設——『她』的屋子啊！我們要保持她原來的樣子。是的，您以爲有人住着的那間屋子就是我女兒的。」

羅諾太太已經在花園前面等着我們了。我們到達的時候，她急切地望着她的丈夫。他點着頭同時喊道：「好啦！先生已經同意了。」

這個老女人就抓住我的手，歇斯底里的搖動着：「啊；先生，您真是個好人。」她說着抬起眼光來向着我。我不敢看到她的眼睛，那裏面充滿悲歎，一種可敬畏的秘密的悲歎。在我覺來，那實是一種冒犯。

我住在那新房的三個月裏，和羅勒先生成了好朋友；而羅勒太太更用熱心腸爲我做事：我出去時替我看房子，幾乎像是一個母親。他們夫妻倆，就像那老人所說的，歡喜聽關於他們女兒的事遠超於諸事之上。我也希望我也老不厭惡地來聽。他們的情感，悲苦對於他們的女兒永恒的



思念，在我面前皆顯得異常美麗很使我感動。同時真好像有一個灰色的女孩子，非常溫柔。甜密的出現在這小新房裏。這房子是「愛」爲她建造起來的並沒有想到「死」會來臨。正在完工時就把她給叫走了。「啊，但那是一個玩笑啊，先生，你給我們留下了她的屋子。」這一雙老年夫婦永不倦於重說這事。有一天那位太太把我拉到那間臥室裏指給我她女兒尤娜妮的美麗服飾，她的玩具，她的書籍——那些捆束得極美麗的書是她任修道院所得的獎品。在另外一天；她又指給我一些尤娜妮的書信，她說雖然書信內容並不十分美麗，却問我那筆字寫得是不是美觀。她又指給我這個女孩子各年的照片，她的一束髮，她幼年時的衣服，她第一次謁聖禮時的牧師證明書，她堅信禮時主教的證明。同時她還給我在盧昂的修道女寄來的信看，那些信上說着尤娜妮學問上的進步，讚揚她行爲與品格的優良。「啊，只想想她是走了，她走了。」這位老婦人表現出一種無助的悲痛。然後，過一會兒，她自言自語地說：「慈祥的上帝知道她做了甚麼。」她自己畫着十字。

八月十二日，是她死的週年忌日，我同他們到禮拜堂去，那兒有一些群衆爲尤娜妮的靈魂祈禱。稍後，老牧師又來到對他們說了很多安慰的話。

x x x

九月裏我離開他們，又搬回狄浦去。一天下午偶然在街頭遇見那個老牧師。我們都站住說起話來，自然是說有

關羅勒的事。說他們爲人怎樣高超，對他們的女兒有多大的悲哀等。「他們的愛情是遠超過愛情的。他們愛慕那女孩子，給她理想化了。我真還沒有見過像這樣的情感。」老牧師告訴我說：「在她死時，我非常害怕他們會失掉了理智，他們簡直是迷惑無知了，他們不能夠自制。有一個很長的時期，真如同瘋狂了一樣。然而上帝畢竟是慈愛的，他們現在早學會了在痛苦裏過日子了。」

「那是很美麗的」，我說：「他們那樣紀念着她，使她崇高。你自然知道，他們保持着她的小新房，那些東西都照樣不動，就像她還住在那兒一樣。那在我看來真真是件美麗的事。」

「她的屋子？」牧師向我問着，用很含糊的口氣說：

「哪個屋子呢？」

「啊！你不知道嗎？」我驚疑了：「在新房裏的臥室啊！他們把她所有的物件，書呀，衣服呀，全都放在那兒不動。」

「我想，我不會相信你的，」牧師說：「因爲她在新房中並沒有一間臥室啊！」

「我求您原諒。我說的就是那所小新房裏第一層最前面的一間。」我這樣告訴他。

但他却搖着頭說：「那一定有點錯了。他並沒有在那裏住過。她是死在舊房子裏的。在她死的時候那新房剛剛完工，那些工人還沒有出來呢！」

「不，」我說：「那一定是你的錯誤；你一定忘記了。我是十分相信的。羅勒不知道和我說過多少次了。」

「但，先生，」收師仍堅持的說：「我不僅是相信，而且知道很清楚。在他們女兒最後和死神掙扎時，我在那裏。她死在那所農舍裏。他們並沒有把她搬到新房去，那房子剛好完成，最後的一件傢具還正往那裏放呢？而她却永不能住了，你才是住在那兒的唯一客人。我保證我說的這些全是事實。」

「好，」我說：「那就奇了，那可真是奇怪的事了。」有一會的功夫我眼前炫耀，不知道想些甚麼。但那只不過一分鐘之久，後來我就忽然喊出了：「啊，我知道了，我明白了！」

我知道，我明白。而我就立刻見出那可憐而美麗的謊語，原是窮困可憐人自己所追求的慰安；那美麗的解說乃是他們自己建造起來的。他們為他們的女孩子蓋了這一所新房。正剛預備好時，她死去了。但他們不敢想像她們的女兒沒有在這新房中住過一星期一天或一小時。那就是他們難以補償的無限悲傷了。他們不敢想這個事。所以將死去的女孩子的衣物全以自己的想像陳設到那間屋子裏，擺好以後，他們說：「這是她的屋子，這是她的屋子。」可是他們自己並不承認，他們受不住她沒有住過那新房的思慕；乃為自己說出一件美麗而可憐的謊語。牧師常說上帝是慈祥的。到最後他們竟連美麗的謊語，和真切的現實都

分不開了。因此在其中可以找到慰安，他們以為那個自造的「相信」，就是可安慰的真實了。他們禁不住過份的悲傷，就盡量保持這個真實，使它成為他們的寶庫，便如同黃金般的可貴了。

謊語呢還是真實？謊語最後也成為真實了，而真實在我們做可憐的微笑呢！

附記：Henry Harland (1861-1905) 是近代的一位英國小說家，著有 *Grey Rose*, *Mademoiselle Miss*, *The Cardinal's snuff-box* 等書。這篇小說對於農民心理描寫很深切，而那個死去的女孩子也如同活著一樣使我們覺得可愛。譯時在今年初春，草草譯畢便擱置起來。「朔風」主編索稿才重拿出修改，而原書已不在手頭了。希望將來有機會再重新校讀一下。

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改抄後記

SEMPENADE

晚上，風吹着的時候，你會來，帶來你底三絃琴。不要害羞罷，你！來，一曲歌，輕輕地！有微風，它吹拂着我底衣襟和你底頭髮。

夜是靜着的呢，還沒有蟲聲。這祇是二月呀！桃花還沒有開放。沒有香，祇有你底面顏。輕輕地，你底脚步，踏着——在初生的草上。

訴語罷，你來。或者，祇是沉默着，相對。我們沒有語言，然而有着了解在空閒浮動。然而，輕輕地罷，你底歌聲，這是夜半了啊！

# 吾國與吾民 (一)

林語堂著  
雨秋譯

林語堂先生自著「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書後，文名遠播海外，為辜鴻銘後之第一人，近年漫遊歐美，著作不輟，新績斐然！除在Asia, Harpers, Atlantic, 及Christian Science Monthly Magazine等雜誌發表短篇論文外，成有「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孔子哲學」(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一書。前者已有黃嘉德君按期譯載於西風月刊，後者多係翻譯中文古籍，為美國「近代叢書」(Modern Library)之一。林先生善談生活趣味，善寫漂亮英文；幽默智慧，輕靈雋雅，為中西讀者所樂道，體察中國生活之性靈，針對西方生活之精神，精釋巧判，相對成趣，尤為明達所欣鑑，故其書一出，紙貴一時，蓋其才學之修養，已積之有素矣。「吾國與吾民」一書，於一九三五年由美國紐約 John Day 書局出版，風行一時，為該年美國新書中十大 Best sellers 之一。賽珍珠女士稱之為寫實傳真，飽含驕傲，幽默，美麗，嚴肅，樂快，精通博解新舊之偉著，為談中國以前未有之作，可謂知言。此書尚無中文譯本，蓋其所談，皆為中國之種種，知

者以為不需譯，不知者又視為不易譯也。余讀此書，實深愛之，然從未有譯之之意，今承朔風編者之囑，姑試為之，聊作遊戲，並以解暑云爾。

## 序 論

當一個人在中國的時候，他就不得不去思想她，出之以同情者常有之，絕望者亦有之，辨別與了解者，則絕無而僅有。因為他對中國不是愛便是憎。或者，甚至不住在中國的人，有時也想着她，以為她是一個古老而偉大的大國，和這個世界還是隔離着而不相聯屬的。那隔離有着某一種的迷惑。但是假使一個人到了中國，他就感到墜入五里霧中，很快的停止了去想。他只覺着她在那裏，一個驚人的存在，用人類的心力去範圍她，有些太大，一種似乎不合論理的混亂，服從着她自己的存在律，扮演着她自己的有力的生活劇，有時是悲劇的，有時是喜劇的，但常常是非常而有力的真實，於是不久他便懷着奇異與驚愕，又開始去想。

這時，這反動將成為氣質的；只表示出這個人是一個妙想的世界主義者呢，還是個自負自滿者呢。他或者喜歡

中國，或者不喜歡中國，然後進而去證明他的愛與憎。二者之爲公正一也，因爲我們對於中國必須取一種態度，以證明我們自己是知識人物。我們摸索着一些理由，接着互相陳述一些微瑣的趣事，每日生活上的小節，會話上的逃避的或不經意的字眼兒，使我們成爲哲學家的那些重大事情，能够使我們心平氣和的一變而爲她的嚴格的批評家，認爲她一無是處，或者變爲她的熱烈的浪漫的愛慕者。自然，這些概論是太愚蠢了。但是全世界人類的意見正是如此造成的，而且是不可破除的。於是我們開始互相辯論。有些人常常得勝，權威似的，以自是爲滿足，自己深信不疑，以爲他對中國和中國人有一種意見。他們是統治世界的快樂人，把商品向各地輸送，他們總是對的。同時其他的人，則自以爲他們自己爲懷疑與迷亂所困惱，懷着一種敬畏與迷惑，或者是敬畏與神祕的感覺，於是他們算是白費心思了。但是我們都感覺中國是存在着，一個偉大的神祕的存在。

因爲中國是在近代世界上最偉大的個神祕而混沌的東西，這不僅是因爲她的年代之久或地域的大。她是最老的現存的國家，有永續的文化，有最多的人口，曾爲世界最大的帝國，而且她是征服者；她供獻世界一些最重要的發明；她有完全自己的一種文學，一種哲學，一種生活的智慧；在藝術的領域裏，她所飛騰的地方，旁人只是作到鼓翼之力罷了。然而今日，她却無疑的是世界上最紛亂最失

政的個國家，最可憐最無援，最不能團結而前進。上帝，假設有一個上帝的話，願意她在世界民族之中變成一個第一等的國家，但是她在國際聯盟和危地馬拉 (Guatemala) 同居末席，國際聯盟懷着世界最美之意，而不能援助她——不能援助她內部上軌道，不能援助她停止內戰，不能援助她脫離她自己的學者軍閥革命家與紳士式的政客們的摧殘。

同時這是一個最奇怪的事實，她是最不關心她的自救這頗使人驚詫上帝是否要得最後的勝利，是否不靠自己，上帝能一手援助中國變成一個第一等的國家。

另一個疑竇隨着而來：中國前途的運命如何？中國將要像過去那樣勝利的長生，爲其他古國所不及嗎？上帝真願意教她變成一個第一等的國家嗎？或者她只是「造化者的失誤」呢？

她曾有過一個勝運。她曾是一個征服者。現在她的最大的運命似乎只在圖存，延生，而使人不得不相信她的能力可以作得到，試回想在希臘的美麗和羅馬的光輝久已消滅之後，她是如何的獨自長生過那些年代，試回想她是如何的模變了外國的學說納進她自己形象裏和吸收外國種族摻入她自己的血液裏。她這種長生久存的事實，顯然是有些值得思索的。對於一個古老的國家，是有些應得致敬的，這敬老一事，對國家和對個人是一樣的。是的，就算敬的只是年老，只是長生，也是應該的。

勞的不必說，中國有一種對生活的健全本能，有一種出奇的超自然而非常的活力。她會過着一種本能的生活；她會適應着經濟政治社會的環境，要是一個差勁兒的民族組織，也許就鬧出災禍來；她接受那大自然的仁慈的分兒，他依戀着她的花鳥山谷作她的靈感和道德的支持，就只這個便保持了她的心的完整與純潔，而且使民族免去了公民社會的退化。她喜歡多多生活於大自然中，曬太陽，觀晚霞，接朝露，聞乾草和濕地的香氣，都納入她的詩歌裏，生活習慣的詩歌和文字吟咏的詩歌裏，她會學着刷新她自己的靈魂，可惜，靈魂是時被損傷的呀！換言之，她企圖以同樣方法，像個人那樣的生活，在大自然裏，有着大量的太陽光和新鮮空氣，以達到耆老的年齡。但是她也曾在艱苦的時候裏，幾百年循環的戰爭和瘟疫裏，以及天災人禍裏打發過日子。以一種倔強的幽默和多少粗糙的神經，她把牠們一齊都曬乾了，而她倒常常藉此匡正了她自己。是的，高年，甚至只是高年，是有些令人奇異的。

現在她已經到了很高的年齡，她是超過了肉體與精神的煩惱，而且有時使人以為她是超過了希望與贖罪。那是老邁的力量還是弱點呢，使人不省？她會藐視世界，對之以冷淡的態度，這是她的老年使她有資格如此作。不論何事發生，她那快樂的生活，依然如故，對痛苦與災難沒有感到，對於恥辱與野心也視之漠然——這些偏狹的常人情緒是激動青年心胸的——甚至在最近二百年裏對那立刻

的毀滅和崩潰的恐嚇也無所畏懼。成功與失敗與她無關，災難與死亡失去了牠的鋒芒，有幾百年的一個時期，國民生活上佈着的黑暗，已沒有了甚麼意義。好像在尼采的類推法中的海，她比她所有的魚，蛤蜊，海蟹，都偉大，比拋向她身裏的爛泥廢物也偉大。她比殘缺的宣傳和所有留學生的惡習偉大，比她那所有的偽善，無恥，貪污的小官僚，倒戈的軍閥，驅馳的革命家偉大，比她的內戰和瘟疫偉大，比她的污穢，困窮，饑饉偉大，因為她比牠們都命長。在瘟疫與戰爭中間，被她的可憐的兒孫圍繞着，快樂古老的中國安靜的品着她的茶，照舊的微笑着，在她的微笑裏，我看見了她的真實的力。她安靜的品着她的茶，照舊的微笑着，在她的微笑裏，我有時發現了那只是一種變像的懶惰，而在他人看來，則是一種守舊主義的驕傲的特性。是懶惰或是驕傲，到底是那一種？我不知道。可是不知在她的靈魂裏的何處潛伏着一種老狗的狡猾，這一種狡猾是特別的動人。多麼奇怪的一個老靈魂！多麼偉大的——一個老靈魂！

西歐的積極底的人們，一遇一切苦痛，不快，不幸，即力究其因，並且竭力想將這用決定底的手段來療治——東方的被動底的人們，却用麻醉劑以毒害自己，否則，只浸在宿命觀中。前者是現實底地除去生命差，後者則對於生命差掩了眼晴，裝着無關心，將意識的範圍收小。

——藝術論。

次日期一第刊本

談勸酒  
小說瑣誌  
關於芝草的考證  
談食道樂  
詠兒童詩二章  
粵韻  
徐志摩與戲劇  
醬油與我  
殘秋  
不如歸一折  
偉人們的遺言  
寶兒  
玻璃門裏  
洞風室札記

知堂 畢樹棠 班書閣 紀啓生 沈啓元 譚錫鏞 李曼茵 伯曼上 閻國新 錢稻孫 林慰君 陳慰綿 紀生譯 編者

次日期二第刊本

談播接  
談家書  
談讀書  
懷辛笛  
相失  
譚宋人之愚  
由乳酪談到杏酪  
今年釣魚  
過去與回憶  
愛與友誼的商榷  
燕京隨筆  
落華生及其「解放者」  
也是園所藏珍本元明雜劇之發見(下)  
安眠藥水(上)  
玻璃門裏  
洞風室札記

知堂 商鴻達 譚錫鏞 沈啓元 辛笛 張壽林 傅芸子 伯寄萍 江寄萍 麥民靜 蘇民茵 李曼茵 傅惜華 陳惜華 紀生譯 編者

維他賜保命

歌得真正健康 須求真良藥

補品最難選擇

何種補品能及維他賜保命之譽  
何種補品能普遍全國而盛行  
何種補品能補五官和百體

信誼為國內有數之化學製藥廠設備完  
美聘有中西藥學專家數十位人才  
集中製造極度嚴格出品精益求精首先  
發明十字形內分泌結晶體為醫藥界所  
推重非普通製劑所能望其項背也

主治

神經衰弱 胃口不開  
病後虛弱 體弱多病  
遺精早泄 月經不調  
生有眼疾 調理各症  
貧血瘦弱 一般虛弱

補針

補丸



男女用士用兩種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信誼藥廠華北辦事處  
天津法租界六號路七十號  
北京前門內西皮市九號  
青島東鎮錦州路十二號  
濟南後陳家樓莊三十三號  
電話三〇六七四號  
電話南局二二六九號  
電話六二七五號  
電話二二四九號



# 東 方 書 店

雜 誌      書 籍      文 具      印 刷

經售雜誌畫報  
 並由本店出版  
 朔風月刊一種  
 經售中日各種  
 書籍讀者有所  
 需求均可代購  
 經售中外精美  
 文具自來水筆  
 定價尤為低廉  
 承印書籍雜誌  
 單據表冊取費  
 克己交貨迅速

北京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電話西局七九四號

請閱：

華北唯一新聞紙

## 晨 報

消息敏捷 報道正確

內容充實 印刷精良

廣告效力宏大

刊費特別低廉

如欲發展事業

請登晨報廣告

北京宣武門外大街一八一號  
 電話南局三三五號